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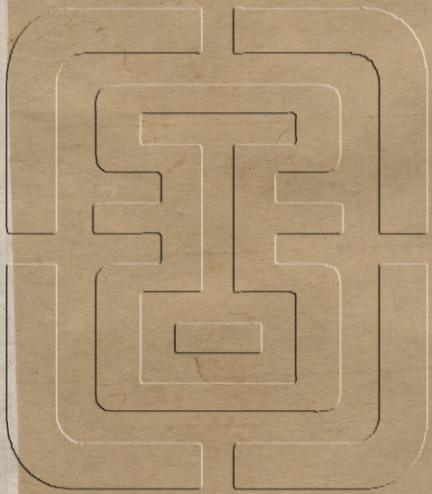
Centimetres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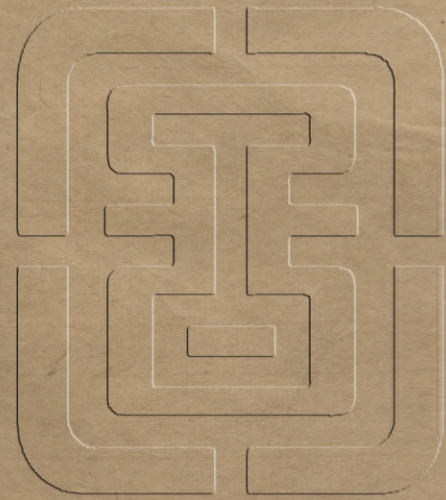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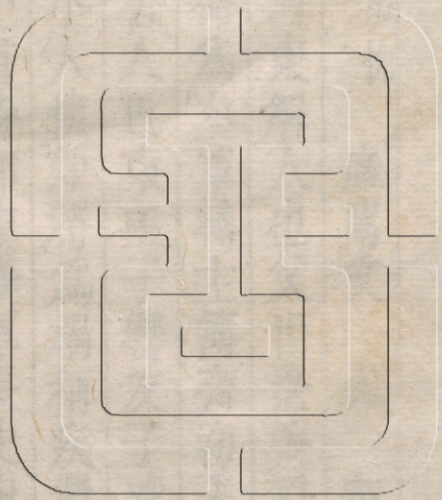
梁書

卷十二  
之二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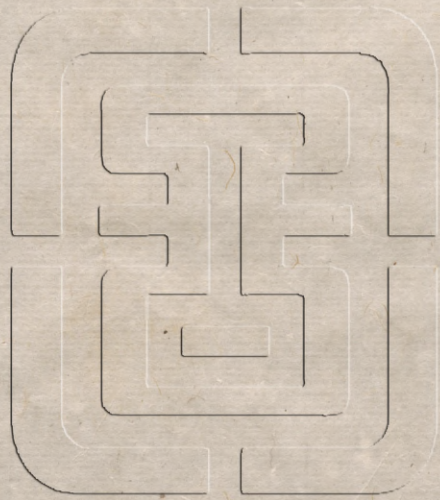
涵芬樓  
影印











梁書卷十二

唐散騎常侍姚思廉撰

列傳第六

柳惔弟忱 席闡文 韋叡族弟愛

柳惔字文通河東解人也父世隆齊司空惔年十七齊武帝爲中軍命爲參軍轉主簿齊初入爲尚書三公郎累遷太子中舍人巴東王子響友子響爲荊州惔隨之鎮子響昵近小人惔知將爲禍稱疾還京及難作惔以先歸得免歷中書侍郎中護軍長史出爲新安太守居郡以無政績免歸久之爲右軍諮議參軍事建武末爲



西戎校尉梁南秦二州刺史及高祖起兵惓舉漢中應  
義和帝卽位以爲侍中領前軍將軍高祖踐阼徵爲護  
軍將軍未拜仍遷太子詹事加散騎常侍論功封曲江  
縣侯邑千戶高祖因讌爲詩以貽惓曰爾寔冠羣后惟  
余實念功又嘗侍座高祖曰徐元瑜違命嶺南周書罪  
不相及朕已宥其諸子何如惓對曰罰不及嗣賞延于  
世今復見之聖朝時以爲知言尋遷尚書右僕射天監  
四年大舉北伐臨川土宏都督衆軍以惓爲副軍還復  
爲僕射以久疾轉金紫光祿大夫加散騎常侍給親信  
二十人未拜出爲使持節安南將軍湘州刺史六年十

月卒于州時年四十六高祖爲素服舉哀贈侍中撫軍  
將軍給鼓吹一部諡曰穆惓著仁政傳及諸詩賦粗有  
辭義子照嗣惓第四弟澄亦有美譽歷侍中鎮西長史  
天監十二年卒贈寧遠將軍豫州刺史

忱字文若惓第五弟也年數歲父世隆及母閻氏時寢  
疾忱不解帶經年及居喪以毀聞起家爲司徒行參軍  
累遷太子中舍人西中郎主簿功曹史齊東昏遣巴西  
太守劉山陽由荆襲高祖西中郎長史蕭穎胄計未有  
定召忱及其所親席闡文等夜入議之忱曰朝廷狂悖  
爲惡日滋頃聞京師長者莫不重足累息今幸在遠得



假日自安雍州之事且藉以相斃耳獨不見蕭令君乎  
以精兵數千破崔氏十萬衆竟爲羣邪所陷禍酷相尋  
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也若使彼凶心已逞豈知使君  
不係踵而及且雍州士銳糧多蕭使君雄姿冠世必非  
山陽所能擬若破山陽荊州復受失律之責進退無可  
且深慮之闡文亦深勸同高祖穎胄乃誘斬山陽以忱  
爲寧朔將軍和帝卽位爲尚書吏部郎進號輔國將軍  
南平太守尋遷侍中冠軍將軍太守如故轉吏部尚書  
不拜郢州平穎胄議遷都夏口忱復同諫以爲巴硤未  
賓不宜輕捨根本搖動民志穎胄不從俄而巴東兵至

硤口遷都之議乃息論者以爲見機高祖踐阼以忱爲  
五兵尚書領驍騎將軍論建義功封州陵伯邑七百戶  
天監二年出爲安西長史冠軍將軍南郡太守六年徵  
爲員外散騎常侍太子右衛率未發遷持節督湘州諸  
軍事輔國將軍湘州刺史八年坐輒放從軍丁免俄入  
爲秘書監遷散騎常侍轉祠部尚書未拜遇疾詔改授  
給事中光祿大夫疾篤不拜十年卒於家時年四十一  
追贈中書令諡曰穆子範嗣

席闡文安定臨涇人也少孤貧涉獵書史齊初爲雍州  
刺史蕭赤斧中兵參軍由是與其子穎胄善復歷西中



郎中兵參軍領城局高祖之將起義也闡文深勸之穎  
胄同焉仍遣田祖恭私報高祖并獻銀裝刀高祖報以  
金如意和帝稱尊號爲給事黃門侍郎尋遷衛尉卿穎  
胄暴卒州府騷擾闡文以和帝幼弱中流任重時始興  
王憺留鎮雍部乃與西朝羣臣迎王總州事故賴以寧  
輯高祖受禪除都官尚書輔國將軍封山陽伯邑七百  
戶出爲東陽太守又改封湘西戶邑如故視事二年以  
清白著稱卒於官詔賻錢三萬布五十匹諡曰威

韋叡字懷文京兆杜陵人也自漢丞相賢以後世爲三  
輔著姓祖立避吏隱於長安南山宋武帝入關以太尉

掾徵不至伯父祖征宋末爲光祿勳父祖歸寧遠長史  
叡事繼母以孝聞叡兄纂闡竝早知名纂叡皆好學闡  
有清操祖征累爲郡守每攜叡之職視之如子時叡內  
兄王澄姨弟杜暉竝有鄉里盛名祖征謂叡曰汝自謂  
何如澄暉叡謙不敢對祖征曰汝文章或小減學識當  
過之然而幹國家成功業皆莫汝逮也外兄杜幼文爲  
梁州刺史要叡俱行梁土富饒往者多以賄敗叡時雖  
幼獨用廉聞宋永光初袁顛爲雍州刺史見而異之引  
爲主簿顛到州與鄧琬起兵叡求出爲義成郡故免顛  
之禍後爲晉平王左常侍遷司空桂陽王行參軍隨齊



司空柳世隆守郢城拒荊州刺史沈攸之攸之平遷前軍中兵參軍久之爲廣德令累遷齊興太守本州別駕長水校尉右軍將軍齊末多故不欲遠鄉里求爲上庸太守加建威將軍俄而太尉陳顯達護軍將軍崔慧景頻逼京師民心惶駭未有所定西土人謀之於叡叡曰陳雖舊將非命世才崔頗更事懦而不武其取赤族也宜哉天下真人殆興於吾州矣乃遣其二子自結於高祖義兵檄至叡率郡人伐竹爲筏倍道來赴有衆二千馬二百匹高祖見叡甚悅拊几曰他日見君之面今日見君之心吾事就矣義師剋郢魯平加湖叡多建謀策

皆見納用大軍發郢謀留守將高祖難其人久之顧叡曰棄騏驥而不乘焉遑遑而更索卽日以爲冠軍將軍江夏太守行郢府事初郢城之拒守也男女口垂十萬閉壘經年疾疫死者十七八皆積屍於床下而生者寢處其上每屋輒盈滿叡料簡隱卹咸爲營理於是死者得埋藏生者反居業百姓賴之梁臺建徵爲大理高祖卽位遷廷尉封梁都子邑三百戶天監二年改封永昌戶邑如先東宮建遷太子右衛率出爲輔國將軍豫州刺史領歷陽太守三年魏遣衆來寇率州兵擊走之四年王師北伐詔叡都督衆軍叡遣長史王超宗梁郡太



守馮道根攻魏小峴城未能拔叡巡行圍柵魏城中忽出數百人陳於門外叡欲擊之諸將皆曰向本輕來未有戰備徐還授甲乃可進耳叡曰不然魏城中二千餘人閉門堅守足以自保無故出人於外必其驍勇者也若能挫之其城自拔衆皆猶遲疑叡指其節曰朝廷授此非以爲飾韋叡之法不可犯也乃進兵士皆殊死戰魏軍果敗走因急攻之中宿而城拔遂進討合肥先是右軍司馬胡畧等至合肥久未能下叡按行山川曰吾聞汾水可以灌平陽絳水可以灌安邑卽此是也乃堰肥水親自夜率頃之堰成水通舟艦繼至魏初分築東

西小城夾合肥叡先攻二城旣而魏援將揚靈胤帥軍五萬奄至衆懼不敵請表益兵叡笑曰賊已至城下方復求軍臨難鑄兵豈及馬腹且吾求濟師彼亦徵衆猶如吳益巴丘蜀增白帝耳師克在和不在衆古之義也因與戰破之軍人少安初肥水堰立使軍主王懷靜築城於岸守之魏攻陷懷靜城千餘人皆沒魏人乘勝至叡堤下其勢甚盛軍監潘靈祐勸叡退還巢湖諸將又請走保三叉叡怒曰寧有此邪將軍死綏有前無却因令取繳扇麾幢樹之堤下示無動志叡素羸每戰未嘗騎馬以板輿自載督厲衆軍魏兵來鑿堤叡親與爭之



魏軍少却因築壘於堤以自固叡起鬪艦高與合肥城等四面臨之魏人計窮相與悲哭叡攻具旣成堰水又滿魏救兵無所用魏守將杜元倫登城督戰中弩死城遂潰俘獲萬餘級牛馬萬數絹滿十間屋悉克軍賞叡每晝接客旅夜算軍書三更起張燈達曙撫循其衆常如不及故投募之士爭歸之所至頓舍脩立館宇藩籬牆壁皆應準繩合肥旣平高祖詔衆軍進次東陵東陵去魏戩城二十里將會戰有詔班師去賊旣近懼爲所躡叡悉遣輜重居前身乘小輿殿後魏人服叡威名望之不敢逼全軍而還至是遷豫州於合肥五年魏中山

王元英寇北徐州圍刺史昌義之於鍾離衆號百萬連城四十餘高祖遣征北將軍曹景宗都督衆軍二十萬以拒之次邵陽洲築壘相守高祖詔叡率豫州之衆會焉叡自合肥逕道由陰陵大澤行值澗谷輒飛橋以濟師人畏魏軍盛多勸叡緩行叡曰鍾離今鑿穴而處負戶而汲車馳卒奔猶恐其後而況緩乎魏人已墮吾腹中卿曹勿憂也旬日而至邵陽初高祖敕景宗曰韋叡卿之鄉望宜善敬之景宗見叡禮甚謹高祖聞之曰二將和師必濟矣叡於景宗營前二十里夜掘長塹樹鹿角截洲爲城比曉而營立元英大驚以杖擊地曰是何



神也明旦英自率衆來戰叡乘素木輿執白角如意麾軍一日數合英甚彊魏軍又夜來攻城飛矢雨集叡子黯請下城以避箭叡不許軍中驚叡於城上厲聲呵之乃定魏人先於邵陽洲兩岸爲兩橋樹柵數百步跨淮通道叡裝大艦使梁郡太守馮道根廬江太守裴邃秦郡太守李文釗等爲水軍值淮水暴長叡卽遣之鬪艦競發皆臨敵壘以小船載草灌之以膏從而焚其橋風怒火盛烟塵晦冥敢死之士拔柵斫橋水又漂疾倏忽之間橋柵盡壞而道根等皆身自搏戰軍人奮勇呼聲動天地無不一當百魏人大潰元英見橋絕脫身遁去

魏軍趨水死者十餘萬斬首亦如之其餘釋甲稽顙乞爲囚奴猶數十萬所獲軍實牛馬不可勝紀叡遣報昌義之義之且悲且喜不暇答語但叫曰更生更生高祖遣中書郎周捨勞於淮上叡積所獲於軍門捨觀之謂叡曰君此獲復與熊耳山等以功增封七百戶進爵爲侯徵通直散騎常侍右衛將軍七年遷左衛將軍俄爲安西長史南郡太守秩中二千石會司州刺史馬仙琕北伐還軍爲魏人所躡三關擾動詔叡督衆軍援焉叡至安陸增築城二丈餘更開大塹起高樓衆頗譏其示弱叡曰不然爲將當有怯時不可專勇是時元英復追



仙理將復邵陽之恥聞叡至乃退帝亦詔罷軍明年遷  
信武將軍江州刺史九年徵員外散騎常侍右衛將軍  
累遷左衛將軍太子詹事尋加通直散騎常侍十三年  
遷智武將軍丹陽尹以公事免頃之起爲中護軍十四  
年出爲平北將軍寧蠻校尉雍州刺史初叡起兵鄉中  
客陰僞光泣止叡叡還爲州僞光道候叡叡笑謂之曰  
若從公言乞食於路矣餉耕牛十頭叡於故舊無所遺  
惜士大夫年七十以上多與假板縣令鄉里甚懷之十  
五年拜表致仕優詔不許十七年徵散騎常侍護軍將  
軍尋給鼓吹一部入直殿省居朝廷恂恂未嘗忤視高

祖甚禮敬之性慈愛撫孤兄子過於己子歷官所得祿  
賜皆散之親故家無餘財後爲護軍居家無事慕萬石  
陸賈之爲人因畫之於壁以自玩時雖老暇日猶課諸  
兒以學第三子稜尤明經史世稱其洽聞叡每坐稜使  
說書其所發擿稜猶弗之逮也高祖方銳意釋氏天下  
咸從風而化叡自以信受素薄位居大臣不欲與俗俯  
仰所行畧如他日普通元年夏遷侍中車騎將軍以疾  
未拜八月卒于家時年七十九遺令薄葬歛以時服高  
祖卽日臨哭甚慟賜錢十萬布二百匹東園祕器朝服  
一具衣一襲喪事取給於官遣中書舍人監護贈侍中



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諡曰嚴初邵陽之役昌義之甚德叡請曹景宗與叡會因設錢二十萬官賭之景宗擲得雉叡徐擲得盧遽取一子反之曰異事遂作塞景宗時與羣帥爭先啟之捷叡獨居後其不尚勝率多如是世尤以此賢之子放正稜黠放別有傳正字敬直起家南康王行參軍稍遷中書侍郎出爲襄陽太守初正與東海王僧孺友善及僧孺爲尚書吏部郎參掌大選賓友故人莫不傾意正獨澹然及僧孺擯廢之後正復篤素分有踰曩日論者稱焉歷官至給事黃門侍郎稜字威直性恬素以書史爲業博物彊記當世之士咸就

質疑起家安成王府行參軍稍遷治書侍御史太子僕光祿卿著漢書續訓三卷黠字務直性彊正少習經史有文詞起家太子舍人稍遷太僕卿南豫州刺史太府卿侯景濟江黠屯六門尋改爲都督城西面諸軍事時景於城外起東西二土山城內亦作以應之太宗親自負土哀太子以下躬執畚鍤守西土山晝夜苦戰以功授輕車將軍加持節卒於城內贈散騎常侍左衛將軍叡族弟愛

愛字孝友沉靜有器局高祖父廣晉後軍將軍北平太守曾祖軌以孝武太元之初南遷襄陽爲本州別駕散



騎侍郎祖公循宋義陽太守父義正早卒愛少而偏孤  
事母以孝聞性清介不妄交遊而篤志好學每虛室獨  
坐遊心墳素而埃塵滿席寂若無人年十二嘗遊京師  
值天子出遊南苑邑里誼誨老幼爭觀愛獨端坐讀書  
手不釋卷宗族見者莫不異焉及長博學有文才尤善  
周易及春秋左氏義袁顛爲雍州刺史辟爲主簿遭母  
憂廬於墓側負土起墳高祖臨雍州聞之親往臨弔服  
闋引爲中兵參軍義師之起也以愛爲壯武將軍冠軍  
南平王司馬帶襄陽令時京邑未定雍州空虛魏興太  
守顏僧都等據郡反州內驚擾百姓攜貳愛沉敏有謀

素爲州里信服乃推心撫御曉示逆順兼率募鄉里得  
千餘人與僧都等戰於始平郡南大破之百姓乃安蕭  
穎胄之死也和帝徵兵襄陽愛從始興王憺赴焉先是  
巴東太守蕭瓚巴西太守魯休烈舉兵來逼荊州及憺  
至令愛書諭之瓚卽日請降中興二年從和帝東下高  
祖受禪進號輔國將軍仍爲驍騎將軍尋除寧蜀太守  
與益州刺史鄧元起西上襲劉季連行至公安道病卒  
贈衛尉卿子乾向官至驍騎將軍征北長史汝陰鍾離  
二郡太守

陳吏部尚書姚察曰昔竇融以河右歸漢終爲盛族柳



煥舉南鄭響從而家聲弗實時哉忱之謀畫亦用有成  
智矣韋叡起上庸以附義其地比煥則薄及合肥邵陽  
之役其功甚盛推而弗有君子哉

梁書卷十二

梁書卷十三

唐 散騎常侍姚思廉 撰

列傳第七

范雲 沈約

范雲字彥龍南鄉舞陰人晉平北將軍汪六世孫也年  
八歲遇宋豫州刺史殷琰於塗琰異之要就席雲風姿  
應對傍若無人琰令賦詩操筆便就坐者歎焉嘗就親  
人袁照學書一夜不怠照撫其背曰卿精神秀朗而勤  
於學卿相才也少機警有識且善屬文便尺牘下筆輒  
成未嘗定藁時人每疑其宿構父抗為郢府參軍雲隨



父在府時吳興沈約新野庾杲之與抗同府見而友之起家郢州西曹書佐轉法曹行參軍俄而沈攸之舉兵圍郢城抗時爲府長流入城固守留家屬居外雲爲軍人所得攸之召與語聲色甚厲雲容貌不變徐自陳說攸之乃笑曰卿定可兒且出就舍明旦又召令送書入城城內或欲誅之雲曰老母弱弟懸命沈氏若違其命禍必及親今日就戮甘心如齊長史柳世隆素與雲善乃免之齊建元初竟陵王子良爲會稽太守雲始隨王王未之知也會遊秦望使人視刻石文時莫能識雲獨誦之王悅自是寵冠府朝王爲丹陽尹召爲主簿深相

親任時進見齊高帝值有獻白鳥者帝問此爲何瑞雲位卑最後答曰臣聞王者敬宗廟則白鳥至時謁廟始畢帝曰卿言是也感應之理一至此乎轉補征北南郡王刑獄參軍事領主簿如故遷尚書殿中郎子良爲司徒又補記室參軍事尋授通直散騎侍郎領本州大中正出爲零陵內史在任潔已省煩苛去游費百姓安之明帝召還都及至拜散騎侍郎復出爲始興內史郡多豪猾大姓二千石有不善者謀共殺害不則逐去之邊帶蠻俚尤多盜賊前內史皆以兵刃自衛雲入境撫以恩德罷亭候商賈露宿郡中稱爲神明仍遷假節建武



將軍平越中郎將廣州刺史初雲與尚書僕射江祐善  
祐姨弟徐藝爲曲江令深以託雲有譚儼者縣之豪族  
藝鞭之儼以爲恥詣京訴雲雲坐徵還下獄會赦免永  
元二年起爲國子博士初雲與高祖遇於齊竟陵王子  
良邸又嘗接里閭高祖深器之及義兵至京邑雲時在  
城內東昏旣誅侍中張稷使雲銜命出城高祖因留之  
便參帷幄仍拜黃門侍郎與沈約同心翊贊俄遷大司  
馬諮議參軍領錄事梁臺建遷侍中時高祖納齊東昏  
余妃頗妨政事雲嘗以爲言未之納也後與王茂同入  
臥內雲又諫曰昔漢祖居山東貪財好色及入關定秦

財帛無所取婦女無所幸范增以爲其志大故也今明  
公始定天下海內想望風聲奈何襲昏亂之蹤以女德  
爲累王茂因起拜曰范雲言是公必以天下爲念無宜  
留惜高祖默然雲便疏令以余氏賚茂高祖賢其意而  
許之明日賜雲茂錢各百萬天監元年高祖受禪柴燎  
於南郊雲以侍中參乘禮畢高祖升輦謂雲曰朕之今  
日所謂懷乎若朽索之馭六馬雲對曰亦願陛下日慎  
一日高祖善之是日遷散騎常侍吏部尚書以佐命功  
封霄城縣侯邑千戶雲以舊恩見拔超居佐命盡誠翊  
亮知無不爲高祖亦推心任之所奏多允嘗侍讌高祖



謂臨川王宏鄱陽王恢曰我與范尚書少親善申四海之敬今爲天下主此禮旣革汝宜代我呼范爲兄二王下席拜與雲同車還尚書下省時人榮之其年東宮建雲以本官領太子中庶子尋遷尚書右僕射猶領吏部頃之坐違詔用人免吏部猶爲僕射雲性篤睦事寡嫂盡禮家事必先諮而後行好節尚奇專趣人之急少時與領軍長史王咳善咳亡於官舍貧無居宅雲乃迎喪還家躬營含殯事竟陵王子良恩禮甚隆雲每獻損益未嘗阿意子良嘗啓齊武帝論雲爲郡帝曰庸人聞其恒相賣弄不復窮法當宥之以遠子良曰不然雲動相

規誨諫書具存請取以奏旣至有百餘紙辭皆切直帝歎息因謂子良曰不謂雲能爾方使弼汝何宜出守齊文惠太子嘗出東田觀穫顧謂衆賓曰刈此亦殊可觀衆皆唯唯雲獨曰夫三時之務實爲長勤伏願殿下知稼穡之艱難無徇一朝之宴逸旣出侍中蕭緬先不相識因就車握雲手曰不圖今日復聞讜言及居選官任守隆重書牘盈案賓客滿門雲應對如流無所壅滯官曹文墨發摘若神時人咸服其明瞻性頗激厲少威重有所是非形於造次士或以此少之初雲爲郡號稱廉潔及居貴重頗通饋餉然家無蓄積隨散之親友二年



卒時年五十三高祖爲之流涕卽日輿駕臨殯詔曰追遠興悼常情所篤況問望斯在事深朝寄者乎故散騎常侍尚書右僕射霄城侯雲器範貞正思懷經遠爰初立志素履有聞脫巾來仕清績仍著變務登朝具瞻惟允綢繆翊贊義簡朕心雖勤非負勒而舊同論講方騁遠塗永毗庶政奄致喪殞傷悼于懷宜加命秩式備徽典可追贈侍中衛將軍僕射侯如故并給鼓吹一部禮官請諡曰宣勅賜諡文有集三十卷子孝才嗣官至太子中舍人

沈約字休文吳興武康人也祖林子宋征虜將軍父璞淮南太守璞元嘉末被誅約幼潛竄會赦免旣而流寓孤貧篤志好學晝夜不倦母恐其以勞生疾常遣減油滅火而晝之所讀夜輒誦之遂博通羣籍能屬文起家奉朝請濟陽蔡興宗聞其才而善之興宗爲郢州刺史引爲安西外兵參軍兼記室興宗嘗謂其諸子曰沈記室人倫師表宜善事之及爲荊州又爲征西記室參軍帶關西令興宗卒始爲安西晉安王法曹參軍轉外兵竝兼記室入爲尚書度支郎齊初爲征虜記室帶襄陽令所奉之王齊文惠太子也太子入居東宮爲步兵校尉管書記直永壽省校四部圖書時東宮多士約特被



親遇每直入見景斜方出當時王侯到宮或不得進約  
每以爲言太子曰吾生平懶起是卿所悉得卿談論然  
後忘寢卿欲我夙興可恒早入遷太子家令後以本官  
兼著作郎遷中書郎本邑中正司徒右長史黃門侍郎  
時竟陵王亦招士約與蘭陵蕭琛琅邪王融陳郡謝朓  
南鄉范雲樂安任昉等皆遊焉當世號爲得人俄兼尚  
書左丞尋爲御史中丞轉車騎長史隆昌元年除吏部  
郎出爲寧朔將軍東陽太守明帝卽位進號輔國將軍  
徵爲五兵尚書遷國子祭酒明帝崩政歸冢宰尚書令  
徐孝嗣使約撰定遺詔遷左衛將軍尋加通直散騎常

侍永元二年以母老表求解職改冠軍將軍司徒左長  
史征虜將軍南清河太守高祖在西邸與約遊舊建康  
城平引爲驃騎司馬將軍如故時高祖勲業旣就天人  
允屬約嘗扣其端高祖默而不應佗日又進曰今與古  
異不可以淳風期萬物士大夫攀龍附鳳者皆望有尺  
寸之功以保其福祿今童兒牧豎悉知齊祚已終莫不  
云明公其人也天文人事表革運之徵永元以來尤爲  
彰著讖云行中水作天子此又歷然在記天心不可違  
人情不可失苟是歷數所至雖欲謙光亦不可得已高  
祖曰吾方思之對曰公初杖兵楚沔此時應思今王業



已就何所復思昔武王伐紂始入民便曰吾君武王不  
違民意亦無所思公自至京邑已移氣序比於周武遲  
速不同若不早定大業稽天人之望脫有一人立異便  
損威德且人非金玉時事難保豈可以建安之封遺之  
子孫若天子還都公卿在位則君臣分定無復異心君  
明於上臣忠於下豈復有人方更同公作賊高祖然之  
約出高祖召范雲告之雲對畧同約旨高祖曰智者乃  
爾暗同卿明早將休文更來雲出語約約曰卿必待我  
雲許諾而約先期入高祖命草其事約乃出懷中詔書  
并諸選置高祖初無所改俄而雲自外來至殿門不得

入徘徊壽光閣外但云咄咄約出問曰何以見處約舉  
手向左雲笑曰不乖所望有頃高祖召范雲謂曰生平  
與沈休文羣居不覺有異人處今日才智縱橫可謂明  
識雲曰公今知約不異約今知公高祖曰我起兵於今  
三年矣功臣諸將實有其勞然成帝業者乃卿二人也  
梁臺建爲散騎常侍吏部尚書兼右僕射高祖受禪爲  
尚書僕射封建昌縣侯邑千戶常侍如故又拜約母謝  
爲建昌國太夫人奉策之日左僕射范雲等二十餘人  
咸來致拜朝野以爲榮俄遷尚書左僕射常侍如故尋  
兼領軍加侍中天監二年遭母憂輿駕親出臨弔以約



年衰不宜致毀遣中書舍人斷客節哭起爲鎮軍將軍  
丹陽尹置佐史服闋遷侍中右光祿大夫領太子詹事  
揚州大中正奏尚書八條事遷尚書令侍中詹事中正  
如故累表陳讓改授尚書左僕射領中書令前將軍置  
佐史侍中如故尋遷尚書令領太子少傅九年轉左光  
祿大夫侍中少傅如故給鼓吹一部初約久處端揆有  
志台司論者咸謂爲宜而帝終不用乃求外出又不見  
許與徐勉素善遂以書陳情於勉曰吾弱年孤苦傍無  
菴屬往者將墜於地契闊屯邴困於朝夕崎嶇薄宦事  
非爲已望得小祿傍此東歸歲逾十稔方忝襄陽縣公

私情計非所了具以身資物不得不任人事永明未出  
守東陽意在止足而建武肇運人世膠加一去不返行  
之未易及昏猜之始王政多門因此謀退庶幾可果託  
卿布懷於徐令想記未忘聖道聿興謬逢嘉運往志宿  
心復成乖爽今歲開元禮年云至懸車之請事由恩奪  
誠不能弘宣風政光闡朝猷尚欲討尋文簿時議同異  
而開年以來病增慮切當由生靈有限勞役過差總此  
凋竭歸之暮年牽策行止努力祇事外觀傍覽尚似全  
人而形骸力用不相綜攝常須過自束持方可僂俛解  
衣一臥支體不復相關上熱下冷月增日篤取煖則煩



加寒必利後差不及前差後劇必甚前劇百日數旬革帶常應移孔以手握臂率計月小半分以此推算豈能支久若此不休日復一日將貽聖主不追之恨冒欲表聞乞歸老之秩若天假其年還得平健才力所堪惟思是策勉爲言於高祖請三司之儀弗許但加鼓吹而已約性不飲酒少嗜欲雖時遇隆重而居處儉素立宅東田矚望郊阜嘗爲郊居賦其辭曰惟至人之非已固物我而兼忘自中智以下洎咸得性以爲場獸因窟而獲騁鳥先巢而後翔陳巷窮而業泰嬰居湫而德昌僑棲仁於東里鳳晦跡於西堂伊吾人之褊志無經世之大

方思依林而羽戢願託水而鱗藏固無情於輪奐非有欲於康莊披東郊之寥廓入蓬藿之茫茫旣從豎而橫構亦風除而雨攘昔西漢之標季余播遷之云始違利建於海昏創惟桑於江汜同河濟之重世踰班生之十紀或辭祿而反耕或彈冠而來仕逮有晉之隆安集艱虞於天步世交爭而波流民失時而狼顧延亂麻於井邑曝如莽於衢路大地曠而靡容旻天遠而誰訴伊皇祖之弱辰逢時艱之孔棘違危邦而窘驚訪安土而移卽肇胥宇於朱方掩閑庭而晏息值龍顏之鬱起乃憑風而矯翼指皇邑而南轅駕修衢以騁力遷華扉而來



啓張高衡而徙植傍逸陌之修平面淮流之清直芳塵  
浸而悠遠世道忽其窳隆縣四代於茲日盈百祀於微  
躬嗟弊廬之難保若實籜之從風或誅茅而翦棘或旣  
西而復東乍容身於白社亦寄孳於伯通迹平生之耿  
介實有心於獨往思幽人而軫念望東臯而長想本忘  
情於狗物徒羈縶於天壤應屢歎於牽絲陸興言於世  
網事滔滔而未合志悵悵而無爽路將殫而彌峭情薄  
暮而逾廣抱寸心其如蘭何斯願之浩蕩詠歸歟而躑  
跼眷巖阿而抵掌逢時君之喪德何凶昏之孔熾乃戰  
牧所未陳實升陟所不記彼黎元之喋喋將垂獸而爲

餌瞻穹昊而無歸雖非牢而被哉始歎絲而未覩終道  
組而後值尋貽愛乎上天固非民其莫甚授冥符於井  
翼實靈命之所稟當降監之初辰值積惡之云稔寧方  
割於下墊廓重氛於上塹躬靡暇於朝食常求衣於夜  
枕旣牢籠於媯夏又驅馳乎軒頊德無遠而不被明無  
微而不燭鼓玄澤於大荒播仁風於遐俗闢終古而遐  
念信王猷其如玉值銜圖之盛世遇興聖之嘉期謝中  
涓於初日叨光佐於此時闕投石之猛志無飛矢之麗  
辭排陽鳥而命邑方河山而啓基翼儲光於三善長王  
職於百司兢鄙夫之易失懼寵祿之難持伊前世之貴



仕罕紆情於丘窟譬叢華於楚趙每騎奢以相越築甲  
館於銅駝竝高門於北闕闢重扃於華閭豈蓬蒿所能  
沒教傳嗣於堯壤何安身於窮地味先哲而爲言固余  
心之所嗜不慕權於城市豈邀名於屠肆詠希微以考  
室幸風霜之可庇爾乃傍窮野抵荒郊編霜莢葺寒茅  
構棲噪之所集築叮嚀之所交因犯檐而刊樹由妨基  
而翦巢決渟洿之汀澹塞井甃之淪坳藝芳枳於北渠  
樹修楊於南浦遷甕牖於蘭室同肩墻於華堵織宿楚  
以成門籍外扉而爲戶旣取陰於庭樾又因籬於芳杜  
開閣室以遠臨闢高軒而旁覩漸沼沚於霽垂周塍陌

於堂下其水草則蘋萍芡芰菁藻兼菰石衣海髮黃荇  
綠蒲動紅荷於輕浪覆碧葉於澄湖食嘉實而却老振  
羽服於清都其陸卉則紫豔綠蔬天著山韭鴈齒麋舌  
牛脣彘首布濩南池之陽爛漫北樓之後或幕渚而芘  
地或縈窻而窺牖若乃園宅株製田圃異區李衡則橘  
林千樹石崇則雜果萬株竝豪情之所侈非儉志之所  
娛欲令紛披蓊鬱吐綠攢朱羅窻映戶接霽承隅開丹  
房以四照舒翠葉而九衢抽紅英於紫蒂銜素藥於青  
跼其林鳥則翻泊頰頰遺音下上楚雀多名流嚶雜響  
或班尾而綺翼或綠衿而絳頰好葉隱而枝藏乍間闕



而來往其水禽則大鴻小鴈天狗澤虞秋鷺寒鵝修鷁短鳧曳參差之弱藻戲灑澗之輕軀翅抔流而起沫翼鼓浪而成珠其魚則赤鯉青魴纖儵鉅鱧碧鱗朱尾修顛偃頷小則戲渚成文大則噴流揚白不興羨於江海聊相忘於余宅其竹則東南獨秀九府擅奇不遷植於淇水豈分根於樂池秋蛩吟葉寒雀噪枝來風南軒之下負雪北堂之垂訪往塗之軫跡觀先識之情僞每誅空而索有皆指難以爲易不自己而求足竝尤物以興累亦昔士之所迷而今余之所避也原農皇之攸始討厥播之云初肇變腥以粒食乃人命之所儲尋井田之

往記考阡陌於前書顏箠食而樂在鄭高廩而空虛項四百而不足畝五十而有餘撫幽衷而跼念幸取給於庭廬緯東菑之故耜浸北畝之新渠無褰屨於曉蓐不抱怒於朝蔬排外物以齊遣獨爲累之在余安事千斯之積不羨汶陽之墟臨巽維而騁日卽堆冢而流眄雖茲山之培塿乃文靖之所宴驅四牡之低昂響繁笳之清囀羅方員而綺錯窮海陸而兼薦奚一權之足偉委千金其如線試撫臆而爲言豈斯風之可扇將通人之遠旨非庸情之所見聊遷情而徙睇識方阜於歸津帶修汀於桂渚肇舉錡於疆秦路縈吳而款越塗被海而



通閩懷三鳥以長念伊故鄉之可珍實蹇期於晚歲非  
失步於方春何東川之瀾瀾獨流涕於吾人謬參賢於  
昔代亟徒遊於茲所侍綵旄而齊轡陪龍舟而遵渚或  
列席而賦詩或班醜而宴語總帷一朝冥漠西陵忽其  
蔥楚望商飈而永歎每樂愷於斯觀始則鍾石鏘鉉終  
以魚龍瀾漫或升降有序或浮白無竿貴則景魏蕭曹  
親則梁武周旦莫不共霜霧而歇滅與風雲而消散眺  
孫后之墓田尊雄霸之遺武實接漢之後王信開吳之  
英主指衡岳而作鎮苞江漢而爲宇徒徵言於石椁遂  
延災於金縷忽蕪穢而不修同原陵之膺膺寧知螻蟻

之與狐兔無論樵芻之與牧豎睇東嶽以流目心悽愴  
而不怡蓋昔儲之舊苑實博望之餘基修林則表以桂  
樹列草則冠以芳芝風臺累翼月榭重栴千櫨捷磔百  
栱相持阜轅林駕蘭榭水嬉踰三齡而事往忽二紀以  
歷茲咸夷漫以蕩滌非古今之異時回余眸於艮域覲  
高館於茲嶺雖混成以無跡實遺訓之可秉始飡霞而  
吐霧終陵虛而倒景駕雌蜺之連卷泛天江之悠永指  
咸池而一息望瑤臺而高騁匪爽言以自媿冀神方之  
可請惟鍾巖之隱鬱表皇都而作峻蓋望秩之所宗含  
風雲而吐潤其爲狀也則巍峩崇峯喬枝拂日巖巖



學墜石堆星岑峯崒吼或坳或平盤堅枕臥詭狀殊形  
孤磴橫插洞穴斜經千丈萬仞三襲九成亘繞州邑款  
跨郊垞素烟晚帶白霧晨縈近循則一巖異色遠望則  
百嶺俱青觀二代之瑩兆觀摧殘之餘遂成顛沛於虐  
豎康歛衿於虛器穆恭已於巖廊簡遊情於玄肆烈窮  
飲以致災安忘懷而受崇何宗祖之奇傑威橫天而陵  
地惟聖文之纘武殆隆平之可至余世德之所君仰遺  
封而掩淚神寢匪一靈館相距席布駢駒堂流桂醕降  
紫皇於天闕延二妃於湘渚浮蘭煙於桂棟召巫陽於  
南楚揚玉桴握椒糝悅臨風以浩唱折瓊茅而延佇敬

惟空路邈遠神蹤遐闊念甚驚飈生猶聚沫歸妙軫於  
一乘啓玄扉於三達欲息心以遣累必違人而後豁或  
結檠於巖根或開櫺於木末室闡蘿蔦檐梢松栝旣得  
理於兼謝固忘懷於饑渴或攀枝獨遠或陵雲高蹈因  
葺茨以結名猶觀空以表號得忘已於茲口豈期心於  
來報天假余以大德荷茲賜之無疆受老夫之嘉稱班  
燕禮於上庠無希驥之秀質乏如珪之令望邀昔恩於  
舊主重匪服於今皇仰休老之盛則請微軀於夕陽勞  
蒙司而獲謝猶奉職於春坊時言歸於陋宇聊暇日以  
翱翔棲余志於淨國歸余心於道場獸依墀而莫駭魚



物沼而不網旋迷塗於去轍篤後念於徂光晚樹開花  
初英落葉或異林而分丹青乍因風而雜紅紫紫蓮夜  
發紅荷曉舒輕風微動其芳襲余風騷屑於園樹月籠  
連於池竹蔓長柯於簷桂發黃華於庭菊冰懸堦而帶  
坻雲縈松而被野鴨屯飛而不散鴈高翔而欲下竝時  
物之可懷雖外來而非假實情性之所留滯亦志之而  
不能捨也傷余情之頽暮罹憂患其相溢悲異軫而同  
歸懽殊方而竝失時復託情魚鳥歸閑蓬草旁闕吳娃  
前無趙瑟以斯終老於焉消日惟以天地之恩不報書  
事之官靡述徒重於高門之地不載於良史之筆長太

息其何言羞愧心之非一尋加特進光祿侍中少傅如  
故十二年卒官時年七十三詔贈本官賻錢五萬布百  
疋諡曰隱約左目重瞳子嘗有紫志聰明過人好墳籍  
聚書至二萬卷京師莫比少時孤貧丐于崇黨得米數  
百斛爲宗人所侮覆米而去及貴不以爲憾用爲郡部  
傳嘗侍讌有妓師是齊文惠宮人帝問識座中客不曰  
惟識沈家令約伏座流涕帝亦悲焉爲之罷酒約歷仕  
三代該悉舊章博物洽聞當世取則謝玄暉善爲詩任  
彥昇工於文章約兼而有之然不能過也自負高才昧  
於榮利乘時藉勢頗累清談及居端揆稍引止足每進



一官輒殷勤請退而終不能去論者方之山濤用事十餘年未嘗有所薦達政之得失唯唯而已初高祖有憾於張稷及稷卒因與約言之約曰尚書左僕射出作邊州刺史已往之事何足復論帝以爲婚家相爲大怒曰卿言如此是忠臣邪乃輦歸內殿約懼不覺高祖起猶坐如初及還未至牀而憑空頓於戶下因病夢齊和帝以劔斷其舌召巫視之巫言如夢乃呼道士奏赤章於天稱禪代之事不由己出高祖遣上省醫徐奕視約疾還具以狀聞先此約嘗侍讌值豫州獻栗徑寸半帝奇之問曰栗事多少與約各疏所億少帝三事出謂人曰

此公護前不讓卽羞死帝以其言不遜欲抵其罪徐勉固諫乃止及聞赤章事大怒中使譴責者數焉約懼遂卒有司諡曰文帝曰懷情不盡曰隱故改爲隱云所著晉書百一十卷宋書百卷齊紀二十卷高祖紀十四卷邇言十卷諡例十卷宋文章志三十卷文集一百卷皆行於世又撰四聲譜以爲在昔詞人累千載而不寤而獨得胷衿窮其妙旨自謂入神之作高祖雅不好焉帝問周捨曰何謂四聲捨曰天子聖哲是也然帝竟不遵用子旋及約時已歷中書侍郎永嘉太守司徒從事中郎司徒右長史免約喪爲太子僕復以母憂去官而蔬



食辟穀服除猶絕粳梁爲給事黃門侍郎中撫軍長史  
出爲招遠將軍南康內史在部以清治稱卒官諡曰恭  
侯子寔嗣

陳吏部尚書姚察曰昔木德將謝昏嗣流虐僕僕黔黎  
命懸晷漏高祖義拯橫潰志寧區夏謀謨帷幄寔寄良  
平至於范雲沈約參預締構贊成帝業加雲以機警明  
贍濟務益時約高才博洽名亞遷董俱屬興運蓋一代  
之英偉焉

梁書卷十三

梁書卷十四

唐 散 騎 常 侍 姚 思 廉 撰

列傳第八

江淹 任昉

江淹字文通濟陽考城人也少孤貧好學沉靜少交遊  
起家南徐州從事轉奉朝請王建平王景素好士淹隨  
景素在南兗州廣陵令郭彥文得罪辭連淹繫州獄淹  
獄中上書曰昔者賤臣叩心飛霜擊於燕地庶女告天  
振風襲於齊臺下官每讀其書未嘗不廢卷流涕何者  
士有一定之論女有不易之行信而見疑貞而爲戮是



以壯夫義士伏死而不顧者此也下官聞仁不可恃善不可依始謂徒語乃今知之伏願大王暫停左右少加憐鑒下官本蓬戶桑樞之民布衣韋帶之士退不飾詩書以驚愚進不買名聲於天下日者謬得升降承明之闕出入金華之殿何嘗不局影凝嚴側身局禁者乎竊慕大王之義爲門下之賓備鳴盜淺術之餘豫三五賤伎之末大王惠以恩光眄以顏色實佩荆卿黃金之賜竊感豫讓國士之分矣常欲結纓伏劍少謝萬一剖心摩踵以報所天不圖小人固陋坐貽謗缺迹墜昭憲身限幽囹履影弔心酸鼻痛骨下官聞虧名爲辱虧形次

之是以每一念來忽若有遺加以涉旬月迫季秋天光沉陰左右無色身非木石與獄吏爲伍此少卿所以仰天搥心泣盡而繼之以血者也下官雖乏鄉曲之譽然嘗聞君子之行矣其上則隱於簾肆之間臥於巖石之下次則結綬金馬之庭高議雲臺之上次則虜南越之君係單于之頸俱啓丹冊並圖青史寧當爭分寸之末競刀錐之利哉然下官聞積毀銷金積讒糜骨古則直生取疑於盜金近則伯魚被名於不義彼之二才猶或如此況在下官焉能自免昔上將之恥絳侯幽獄名臣之羞史遷下室如下官尚何言哉夫魯連之智辭祿而



不反接輿之賢行歌而忘歸子陵閉關於東越仲蔚杜  
門於西秦亦良可知也若使下官事非其虛罪得其實  
亦當鉗口吞舌伏七首以殞身何以見齊魯奇節之人  
燕趙悲歌之士乎方金聖歷欽明天下樂業青雲浮維  
榮光塞河西泊臨洮狄道北距飛狐陽原莫不浸仁沐  
義照景飲醴而下官抱痛園門含憤獄戶一物之微有  
足悲者仰惟大王少垂明白則梧丘之魂不愧於沉首  
鶴亭之鬼無恨於灰骨不任肝膽之切敬因執事以聞  
此心既照死且不朽景素覽書卽日出之尋舉南徐州  
秀才對冊上第轉巴陵王國左常侍景素爲荊州淹從

之鎮少帝卽位多失德景素專據上流咸勸因此舉事  
淹每從容諫曰流言納禍二叔所以同亡抵局銜怨七  
國於焉俱斃殿下不求宗廟之安而信左右之計則復  
見麋鹿霜露棲於姑蘇之臺矣景素不納及鎮京口淹  
又爲鎮軍參軍事領南東海郡丞景素與腹心日夜謀  
議淹知禍機將發乃贈詩十五首以諷焉會南東海太  
守陸澄丁艱淹自謂郡丞應行郡事景素用司馬柳世  
隆淹固求之景素大怒言於選部黜爲建安吳興令淹  
在縣三年昇明初齊帝輔政聞其才召爲尚書駕部郎  
驃騎參軍事俄而荊州刺史沈攸之作亂高帝謂淹曰



天下紛紛若是君謂何如淹對曰昔項彊而劉弱袁衆而曹寡羽號令諸侯卒受一劒之辱紹跨躡四州終爲奔北之虜此謂在德不在鼎公何疑哉帝曰聞此言者多矣試爲慮之淹曰公雄武有奇畧一勝也寬容而仁恕二勝也賢能畢力三勝也民望所歸四勝也奉天子而伐叛逆五勝也彼志銳而器小一敗也有威而無恩二敗也士卒解體三敗也搢紳不懷四敗也懸兵數千里而同惡相濟五敗也故雖豺狼十萬而終爲我獲焉帝笑曰君談過矣是時軍書表記皆使淹具草相國建補記室參軍事建元初又爲驃騎建安王記室帶東武

令參掌詔冊并典國史尋遷中書侍郎永明初遷驃騎將軍掌國史出爲建武將軍廬陵內史視事三年還爲驃騎將軍兼尚書左丞尋復以本官領國子博士少帝初以本官兼御史中丞時明帝作相因謂淹曰君昔在尚書中非公事不妄行在官寬猛能折衷今爲南司足以震肅百寮淹答曰今日之事可謂當官而行更恐才劣志薄不足以仰稱明旨耳於是彈中書令謝朏司徒左長史王績護軍長史庾弘遠並以失疾不預山陵公事又奏前益州刺史劉悛梁州刺史陰智伯並贓貨巨萬輒收付廷尉治罪臨海太守沈昭畧永嘉太守庾曇



隆及諸郡二千石并大縣官長多被劾治內外肅然明  
帝謂淹曰宋世以來不復有嚴明中丞君今日可謂近  
世獨步明帝卽位爲車騎臨海王長史俄除廷尉卿加  
給事中遷冠軍長史加輔國將軍出爲宣城太守將軍  
如故在郡四年還爲黃門侍郎領步兵校尉尋爲祕書  
監永元中崔惠景舉兵圍京城衣冠悉投名刺淹稱疾  
不往及事平世服其先見東昏未淹以祕書監兼衛尉  
固辭不獲免遂親職謂人曰此非吾任路人所知正取  
吾空名耳且天時人事尋當翻覆孔子曰有文事者必  
有武備臨事圖之何憂之有頃之又副領軍王瑩及義

師至新林淹微服來奔高祖板爲冠軍將軍祕書監如  
故尋兼司徒左長史中興元年遷吏部尚書二年轉相  
國右長史冠軍將軍如故天監元年爲散騎常侍左衛  
將軍封臨沮縣開國伯食邑四百戶淹乃謂子弟曰吾  
本素宦不求富貴今之忝竊遂至於此平生言止足之  
事亦以備矣人生行樂耳須富貴何時吾功名旣立正  
欲歸身草萊耳其年以疾遷金紫光祿大夫改封醴陵  
侯四年卒時年六十二高祖爲素服舉哀賻錢三萬布  
五十匹謚曰憲伯淹少以文章顯晚節才思微退時人  
皆謂之才盡凡所著述百餘篇自撰爲前後集并齊史



十志並行於世子蔦襲封嗣自丹陽尹丞爲長城令有罪削爵普通四年高祖追念淹功復封蔦吳昌伯邑如先

任昉字彥昇樂安博昌人漢御史大夫敖之後也父遙齊中散大夫遙妻裴氏嘗晝寢夢有彩旗蓋四角懸鈴自天而墜其一鈴落入裴懷中心悸動旣而有娠生昉身長七尺五寸幼好學早知名宋丹陽尹劉秉辟爲主簿時昉年十六以氣忤秉子久之爲奉朝請舉兗州秀才拜太常博士遷征北行參軍永明初衛將軍王儉領丹陽尹復引爲主簿儉雅欽重昉以爲當時無輩遷司

徒刑獄參軍事入爲尚書殿中郎轉司徒竟陵王記室參軍以父憂去職性至孝居喪盡禮服闋續遭母憂常廬于墓側哭泣之地草爲不生服除拜太子步兵校尉管東宮書記初齊明帝旣廢鬱陵王始爲侍中中書監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揚州刺史錄尚書事封宣城郡公加兵五千使昉具表草其辭曰臣本庸才智力淺短太祖高皇帝篤猶子之愛降家人之慈世祖武皇帝情等布衣寄深同氣武皇大漸實奉話言雖自見之明庸近所蔽愚夫一至偶識量已實不忍自固於綴衣之辰拒違於玉几之側遂荷顧託導揚末命雖嗣君棄



常獲罪宣德王室不造職臣之由何者親則東牟任惟博陸徒懷子孟社稷之對何救昌邑爭臣之譏四海之議於何逃責陵土未乾訓誓在耳家國之事一至於斯非臣之尤誰任其咎將何以肅拜高寢虔奉武園悼心失圖泣血待旦寧容復徼榮於家恥宴安於國危騾騎上將之元勳神州儀刑之列岳尚書是稱司會中書實管王言且虛節寵章委成禦侮臣知不愜物誰謂宜但命輕鴻毛責重山岳存沒同歸毀譽一貫辭一官不減身累增一職已黷朝經便當自同體國不爲節讓至於功均一匡賞同千室光宅近甸奄有全邦殞越爲期不

敢聞命亦願曲留降鑒卽垂聽許鉅平之懇誠必固永昌之丹慊獲申乃知君臣之道綽有餘裕苟曰易昭敢守難奪帝惡其辭斥甚愠昉由是終建武中位不過列校昉雅善屬文尤長載筆才思無窮當世公王表奏莫不請焉昉起草卽成不加點竄沈約一代詞宗深所推挹明帝崩遷中書侍郎永元末爲司徒右長史高祖克京邑霸府初開以昉爲騾騎記室參軍始高祖與昉過竟陵王西邸從容謂昉曰我登三府當以卿爲記室昉亦戲高祖曰我若登三事當以卿爲騎兵謂高祖善騎也至是故引昉符昔言焉昉奉牋曰伏承以今令辰肅



鷹典策德顯功高光副四海含生之倫庇身有地况昉  
受教君子將二十年咳唾爲恩眇眇成飾小人懷惠顧  
知死所昔承清宴屬有緒言提挈之旨形乎善謔豈謂  
多幸斯言不渝雖情謬先覺而迹淪驕餌湯沐具而非  
弔大厦構而相驩明公道冠二儀勲超邃古將使伊周  
奉轡桓文扶轂神功無紀化物何稱府朝初建俊賢驥  
首惟此魚目唐突與璠顛已循涯寔知塵忝千載一逢  
再造難答雖則殞越且知非報梁臺建禪讓文誥多昉  
所具高祖踐阼拜黃門侍郎遷吏部郎中尋以本官掌  
著作天監二年出爲義興太守在任清潔兒妾食麥而

已友人彭城到漑漑弟洽從昉共爲山澤游及被代登  
舟止有米五斛既至無衣鎮軍將軍沈約遣裙衫迎之  
重除吏部郎中參掌大選居職不稱尋轉御史中丞秘  
書監領前軍將軍自齊永元以來秘閣四部篇卷紛雜  
昉手自讐校由是篇目定焉六年春出爲寧朔將軍新  
安太守在郡不事邊幅率然曳杖徒行邑郭民通辭訟  
者就路決焉爲政清省吏民便之視事期歲卒於官舍  
時年四十九闔境痛惜百姓共立祠堂於城南高祖聞  
問卽日舉哀哭之甚慟追贈太常卿諡曰敬子昉好交  
結獎進士友得其延譽者率多升擢故衣冠貴遊莫不



爭與交好坐上賓客恒有數十時人慕之號曰任君言如漢之三君也陳郡殷芸與建安太守到溉書曰哲人云亡儀表長謝元龜何寄指南誰託其爲士友所推如此昉不治生產至乃居無室宅世或譏其多乞貸亦隨復散之親故昉常歎曰知我亦以叔則不知我亦以叔則昉墳籍無所不見家雖貧聚書至萬餘卷率多異本昉卒後高祖使學士賀縱共沈約勘其書目官所無者就昉家取之昉所著文章數十萬言盛行於世初昉立於士大夫間多所汲引有善已者則厚其聲名及卒諸子皆幼人罕瞻卹之平原劉孝標爲著論曰客問主人

曰朱公叔絕交論爲是乎爲非乎主人曰客奚此之問客曰夫草蟲鳴則阜螽躍雕虎嘯而清風起故網緼相感霧涌雲蒸嚶鳴相召星流電激是以王陽登則貢公喜罕生逝而國子悲且心同琴瑟言鬱郁於蘭茝道叶膠漆志婉變於墳箎聖賢以此鏤金版而鐫盤盂書玉牒而刻鍾鼎若匠人輟成風之妙巧伯牙息流波之雅引范張款款於下泉尹班陶陶於永夕駱驛縱橫煙霏雨散皆巧歷所不知心計莫能測而朱益州汨彘敘越謨訓捶直切絕交遊視黔首以鷹鷂嬾人靈於豺虎蒙有猜焉請辨其惑主人忻然曰客所謂撫絃徽音未達



燥濕變響張羅沮澤不覩鵠鴈高飛蓋聖人握金鏡闡  
風烈龍驤夔屈從道汗隆日月聯璧歎齏齏之弘致雲  
飛電薄顯棣華之微旨若五音之變化濟九成之妙曲  
此朱生得玄珠於赤水謨神睿而爲言至夫組織仁義  
琢磨道德驩其愉樂恤其陵夷寄通靈臺之下遺迹江  
湖之上風雨急而不輟其音霜雪零而不渝其色斯賢  
達之素交歷萬古而一遇逮叔世民訛狙詐颺起谿谷  
不能踰其險鬼神無以究其變競毛羽之輕趨錐刀之  
末於是素交盡利交興天下蚩蚩鳥驚雷駭然利交同  
源派流則異較言其畧有五術焉若其寵釣董石權壓

梁竇雕刻百工鑪錘萬物吐漱與雲雨呼吸下霜露九  
域聳其風塵四海疊其燠灼靡不望影星奔藉響川鶩  
鷄人始唱鶴蓋成陰高門旦開流水接軫皆願摩頂至  
踵隳膽抽腸約同要離焚妻子誓殉荆卿湛七族是曰  
勢交其流一也富埒陶白貴巨程羅山擅銅陵家藏金  
穴出平原而聯騎居里閭而鳴鍾則有窮巷之賓繩樞  
之士冀宵燭之末光邀潤屋之微澤魚貫鳧踊颯沓鱗  
萃分鴈鶩之稻梁沾玉笋之餘瀝銜恩遇進款誠援青  
松以示心指白水而旌信是曰賄交其流二也陸大夫  
燕喜西都郭有道人倫東國公卿貴其籍甚搢紳羨其



登仙加以顛頤感頰涕唾流沫騁黃馬之劇談縱碧鷄  
之雄辯敘溫燠則寒谷成暄論巖苦則春叢零葉飛沉  
出其顧指榮辱定其一言於是弱冠王孫綺紈公子道  
不絀於通人聲未適於雲閣攀其鱗翼丐其餘論附騏  
驥之髦端軼歸鴻於碣石是曰談交其流三也陽舒陰  
慘生民大情憂合驩離品物恒性故魚以泉涸而煦沫  
鳥因將死而悲鳴同病相憐綴河上之悲曲恐懼寘懷  
昭谷風之盛典斯則斷金由於湫隘刎頸起於苦蓋是  
以伍員濯漑於宰嚭張王撫翼於陳相是曰窮交其流  
四也馳鶩之俗澆薄之倫無不操權衡秉纖纒衡所以

揣其輕重纒所以屬其鼻息若衡不能舉纒不能飛雖  
顏冉龍翰鳳鷄曾史蘭薰雪白舒向金玉淵海卿雲黼  
黻河漢視若遊塵遇同土梗莫肯費其半菽罕有落其  
一毛若衡重錙銖纒微影撇雖共工之蒐慝驩兜之掩  
義南荆之跋扈東陵之巨猾皆爲匍匐委蛇折枝舐痔  
金膏翠羽將其意脂韋便辟導其誠故輪蓋所遊必非  
夷惠之室苞苴所入實行張霍之家謀而後動芒毫寡  
忒是曰量交其流五也凡斯五交義同賈鬻故桓譚譬  
之於鬪鬪林回喻之於甘醴夫寒暑遞進盛衰相襲或  
前榮而後瘁或始富而終貧或初存而未亡或古約而



今泰循環翻覆迅彼波瀾此則徇利之情未嘗異變化之道不得一由是觀之張陳所以凶終蕭朱所以隙末斷焉可知矣而翟公方規規然勒門以箴客何所見之晚乎然因此五交是生三豐敗德殄義禽獸相若一豐也難固易攜讐訟所聚二豐也名陷饕餮貞介所羞三豐也古人知三豐之爲梗懼五交之速尤故王丹威子以檟楚朱穆昌言而示絕有旨哉近世有樂安任昉海內髦傑早縮銀黃夙招民譽適文麗藻方駕曹王英特儁邁聯橫許郭類田文之愛客同鄭莊之好賢見一善則盱衡扼腕遇一才則揚眉抵掌雌黃出其脣吻朱紫

由其月旦於是冠蓋輻湊衣裳雲合輜輶擊鞞坐客恒滿蹈其閭闔若升闕里之堂入其奧隅謂登龍門之坂至於顧盼增其倍價翦拂使其長鳴影組雲臺者摩肩趨走丹墀者疊迹莫不締恩狎結綢繆想惠莊之清塵庶羊左之徽烈及瞋目東越歸骸雒浦總帳猶懸門罕漬酒之彥墳未宿草野絕動輪之賓藐爾諸孤朝不謀夕流離大海之南寄命瘴癘之地自昔把臂之英金蘭之友曾無羊舌下泣之仁寧慕卣成分宅之德嗚呼世路險巇一至於此太行孟門寧云礙絕是以耿介之士疾其若斯裂裳裹足棄之長鶩獨立高山之頂權與麋



鹿同羣噉噉然絕其雩濁誠恥之也誠畏之也昉撰雜傳二百四十七卷地記三百五十二卷文章三十三卷昉第四子東里頗有父風官至尚書外兵郎

陳吏部尚書姚察曰觀夫二漢求賢率先經術近世取人多由文史二子之作辭藻壯麗允值其時淹能沉靜昉持內行並以名位終始宜哉江非先覺任無舊恩則上秩顯贈亦未由也已

梁書卷十四

梁書卷十五

唐散騎常侍姚思廉撰

列傳第九

謝朓弟子覽

謝朓字敬沖陳郡陽夏人也祖弘微宋太常卿父莊右光祿大夫並有名前代朓幼聰慧莊器之常置左右年十歲能屬文莊遊土山賦詩使朓命篇朓攬筆便就琅邪王景文謂莊曰賢子足稱神童復爲後來特達莊笑因撫朓背曰真吾家千金孝武帝遊姑孰勅莊攜朓從駕詔使爲洞井贊於坐奏之帝曰雖小奇童也起家撫



軍法曹行參軍遷太子舍人以父憂去職服闋復爲舍人歷中書郎衛將軍袁粲長史粲性簡峻罕通賓客時人方之李膺肱謁旣退粲曰謝令不死尋遷給事黃門侍郎出爲臨川內史以賄見劾案經袁粲寢之齊高帝爲驃騎將軍輔政選肱爲長史勅與河南褚炫濟陽江敦彭城劉侯俱入侍宋帝時號爲天子四友續拜侍中并掌中書散騎二省詔冊高帝進太尉又以肱爲長史帶南東海太守高帝方圖禪代思佐命之臣以肱有重名深所欽屬論魏晉故事因曰晉革命時事久兆石苞不早勸晉文死方慟哭方之馮異非知機也肱答曰

昔魏臣有勸魏武卽帝位者魏武曰如有用我其爲周文王乎晉文世事魏氏將必身終北面假使魏早依唐虞故事亦當三讓彌高帝不悅更引王儉爲左長史以肱侍中領秘書監及齊受禪肱當日在直百僚陪位侍中當解璽肱佯不知曰有何公事傳詔云解璽授齊王肱曰齊自應有侍中乃引枕臥傳詔懼乃使稱疾欲取兼人肱曰我無疾何所道遂朝服步出東掖門乃得車仍還宅是日遂以王儉爲侍中解璽旣而武帝言於高帝請誅肱帝曰殺之則遂成其名正應容之度外耳遂廢于家永明元年起家拜通直散騎常侍累遷侍中領



國子博士五年出爲冠軍將軍義興太守加秩中二千石在郡不省雜事悉付綱紀曰吾不能作主者吏但能作太守耳視事三年徵都官尚書中書令隆昌元年復爲侍中領新安王師未拜固求外出仍爲征虜將軍吳興太守受召便述職時明帝謀入嗣位朝之舊臣皆引參謀策肫內圖止足且實避事弟瀹時爲吏部尚書肫至郡致瀹數斛酒遺書曰可力飲此勿豫人事肫居郡每不治而常務聚斂衆頗譏之亦不屑也建武四年詔徵爲侍中中書令遂抗表不應召遣諸子還京師獨與母留築室郡之西郭明帝下詔曰夫超然榮觀風流自

遠蹈彼幽人英華罕值故長揖楚相見稱南國高謝漢臣取貴良史新除侍中中書令肫早藉羽儀夙標清尚登朝樹績出守馳聲遂斂跡康衢拂衣林岵抱箕頰之餘芳甘顛顛而無悶撫事懷人載留欽想宜加優禮用旌素槩可賜牀帳褥席俸以卿祿常出在所時國子祭酒廬江何胤亦抗表還會稽永明二年詔徵肫爲散騎常侍中書監胤爲散騎常侍太常卿並不屈三年又詔徵肫爲侍中太子少傅胤散騎常侍太子詹事時東昏皆下在所使迫遣之值義師已近故並得不到及高祖平京邑進位相國表請肫胤曰夫窮則獨善達以兼濟



雖出處之道其揆不同用捨惟時賢哲是蹈前新除侍  
中太子少傅肫前新除散騎常侍太子詹事都亭侯胤  
羽儀世胄徽猷冠冕道業德聲康濟雅俗昔居朝列素  
無宦情賓客簡通公卿罕預簪紱未禡而風塵擺落且  
文宗儒肆互居其長清規雅裁兼擅其美並達照深識  
預覩亂萌見庸質之如初知貽厥之無寄拂衣東山眇  
絕塵軌雖解組昌運實避昏時家膺鼎食而甘茲橡艾  
世襲青紫而安此懸鶉自澆風肇扇用南成俗淳流素  
軌餘烈頗存誰其激貪功歸有道康俗振民朝野一致  
雖在江海而勲同魏闕今泰運甫開賤貧爲恥況乎久

蘊瑚璉暫厭承明而可得求志海隅永追松子臣負荷  
殊重參贊萬機寔賴羣才共成棟幹思挹清源取鏡止  
水愚欲屈居僚首朝夕諮諏庶足以翼宣寡薄式是王  
度請並補臣府軍諮祭酒肫加後將軍並不至高祖踐  
阼徵肫爲侍中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脣散騎常侍  
特進右光祿大夫又並不屈仍遣領軍司馬王果宣旨  
敦譬明年六月肫輕舟出詣闕自陳旣至詔以爲侍中  
司徒尚書令肫辭脚疾不堪拜謁乃角巾肩輿詣雲龍  
門謝詔見於華林園乘小車就席明日輿駕出幸肫宅  
醺語盡懽肫固陳本志不許因請自還東迎母乃許之



臨發輿駕復臨幸賦詩餞別王人送迎相望於道到京師勅材官起府於舊宅高祖臨軒遣謁者於府拜授詔停諸公事及朔望朝謁三年元會詔肱乘小輿升殿其年遭母憂尋有詔攝職如故後五年改授中書監司徒衛將軍並固讓不受遣謁者敦授乃拜受焉是冬薨於府時年六十六輿駕出臨哭詔給東園祕器朝服一具衣一襲錢十萬布百匹蠟百斤贈侍中司徒諡曰靖孝肱所著書及文章並行於世子讓官至司徒右長史坐殺牛免官卒於家次子篡頗有文才仕至晉安太守卒官

覽字景滌肱弟瀟之子也選尚齊錢唐公主拜駙馬都尉秘書郎太子舍人高祖爲大司馬召補東閣祭酒遷相國戶曹天監元年爲中書侍郎掌吏部事頃之卽真覽爲人美風神善辭令高祖深器之嘗侍坐受敕與侍中王暕爲詩答贈其文甚工高祖善之仍使重作復合旨乃賜詩云雙文旣後進二少實名家豈伊止棟隆信乃俱國華以母憂去職服闋除中庶子又掌吏部郎事尋除吏部郎遷侍中覽頗樂酒因醺席與散騎常侍蕭琛辭相詆毀爲有司所奏高祖以覽年少不直出爲中權長史頃之敕掌東宮管記遷明威將軍新安太守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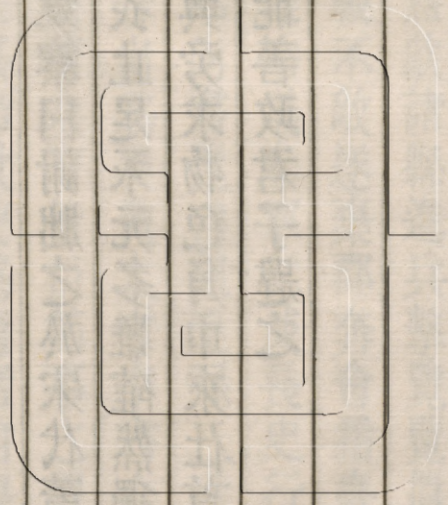


年夏山賊吳承伯破宣城郡餘黨散入新安叛吏鮑敘等與合攻沒黥歛諸縣進兵擊覽覽遣郡丞周興嗣於錦沙立塢拒戰不敵遂棄郡奔會稽臺軍平山寇覽復還郡左遷司徒諮議參軍仁威長史行南徐州事五兵尚書尋遷吏部尚書覽自祖至孫三世居選部當世以爲榮十二年春出爲吳興太守中書舍人黃睦之家居烏程子弟專橫前太守皆折節事之覽未到郡睦之子弟來迎覽逐去其船杖吏爲通者自是睦之家杜門不出不敢與公私門通郡邑多劫爲東道患覽下車肅然一境清謐初齊明帝及覽父濞東海徐孝嗣並爲吳興號爲明守覽皆欲過之昔覽在新安頗聚斂至是遂稱廉潔時人方之王懷祖卒於官時年三十七詔贈中書令子罕早卒

陳吏部尚書姚察曰謝朓之於宋代蓋忠義者歟當齊建武之世拂衣止足永元多難確然獨善其疎蔣之流乎洎高祖龍興旁求物色角巾來仕首陟台司極出處之致矣覽終能善政君子避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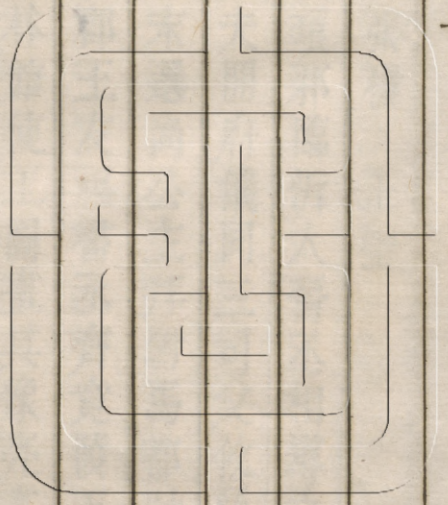


梁書卷十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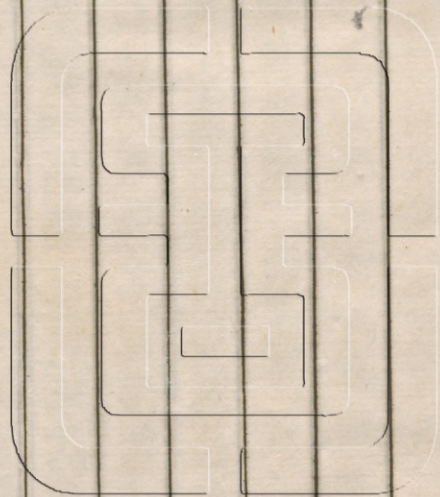
梁書卷十五考證

謝朓傳乃角巾肩輿詣雲龍門謝詔○肩監本訛自今  
從南本改正





梁書卷十五考證



梁書卷十六

唐散騎常侍姚思廉撰

王亮 張稷 王瑩

王亮字奉叔琅邪臨沂人晉丞相導之六世孫也祖偃  
宋右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父攸給事黃門侍郎亮  
以名家子宋末選尚公主拜駙馬都尉祕書郎累遷桂  
陽王文學南郡王友祕書丞齊竟陵王子良開西邸延  
才俊以為士林館使工圖畫其像亮亦預焉遷中書侍  
郎大司馬從事中郎出為衡陽太守以南土卑濕辭不

乾隆四年校刊

梁書卷十六

列傳



之官遷給事黃門侍郎尋拜晉陵太守在職清公有美  
政時齊明帝卽位聞而嘉之引爲領軍長史甚見賞納  
及卽位累遷太子中庶子尚書吏部郎詮序著稱遷侍  
中建武末爲吏部尚書是時尚書右僕射江祐管朝政  
多所進拔爲士子所歸亮自以身居選部每持異議始  
亮未爲吏部郎時以祐帝之內弟故深友祐祐爲之延  
譽益爲帝所器重至是與祐昵之如初及祐遇誅羣小  
放命凡所除拜悉由內寵亮更弗能止外若詳審內無  
明鑒其所選用拘資次而已當世不謂爲能頻加通直  
散騎常侍太子右衛率爲尚書右僕射中護軍旣而東

昏肆虐淫刑已逞亮傾側取容竟以免戮義師至新林  
內外百僚皆道迎其未能拔者亦間路送誠款亮獨不  
不扶安用彼相而弗之罪也霸府開以爲大司馬長史  
撫軍將軍琅邪清河二郡太守梁臺建授侍中尚書令  
固讓不拜乃爲侍中中書監兼尚書令高祖受禪遷侍  
中尚書令中軍將軍引參佐命封豫寧縣公邑二千戶  
天監二年轉左光祿大夫侍中中軍如故元日朝會萬  
國亮辭疾不登殿設饌別省而語笑自若數日詔公卿  
問訊亮無疾色御史中丞樂藹奏大不敬論棄市刑詔



削爵廢爲庶人四年夏高祖譙於華光殿謂羣臣曰朕日昃聽政思聞得失卿等可謂多士宜各盡獻替尚書左丞范縝起曰司徒謝朓本有虛名陛下擢之如此前尚書令王亮頗有治實陛下棄之如彼是愚臣所不知高祖變色曰卿可更餘言縝固執不已高祖不悅御史中丞任昉因奏曰臣聞息夫歷詆漢有正刑白褒一奏晉以明罰况乎附下訕上毀譽自口者哉風聞尚書左丞臣范縝自晉安還語人云我不詣餘人惟詣王亮不餉餘人惟餉王亮輒收縝白從左右萬休到臺辨問與風聞符同又今日十月十日御餞梁州刺史臣珍國宴私旣

洽羣臣竝已謁退時詔留侍中臣昂等十人訪以政道縝不答所問而橫議沸騰遂貶裁司徒臣朓褒舉庶人王亮臣于時預奉恩留肩隨竝立耳目所接差非風聞竊尋王有遊豫親御軒陛義深推轂情均湛露酒闌宴罷當展正立記事在前記言在後軫早朝之念深求瘼之情而縝言不遜妄陳褒貶傷濟濟之風缺側席之望不有嚴裁憲准將頽縝卽主臣謹案尚書左丞臣范縝衣冠緒餘言行舛駁誇諧里落喧詬周行曲學諛聞未知去代弄口鳴舌祇足飾非乃者義師近次縝丁罹艱棘曾不呼門墨縑景附頗同先覺實奉龍顏而今黨協



疊餘翻爲矛楯人而無恒成茲姦誅日者飲至策勳功  
微賞厚出守名邦入司管轄苞篚罔遺而假稱折轅衣  
裙所弊讒激失所許與疵廢廷辱民宗自居樞憲糾奏  
寂寞顧望縱容無至公之議惡直醜正有私訐之談宜  
寘之嶽繹肅正國典臣等參議請以見事免纘所居官  
輒勒外收付廷尉法獄治罪應諸連逮委之獄官以法  
制從事纘位應黃紙臣輒奉白簡詔聞可璽書語纘曰  
亮少乏才能無聞時輩昔經冒入羣英相與豈薄晚節  
諂事江祏爲吏部未協附梅蟲兒茹法珍遂執昏政比  
屋罹禍盡家塗炭四海沸騰天下橫潰此誰之咎食亂

君之祿不死於治世亮協固凶黨作威作福靡衣玉食  
女樂盈房勢危事逼自相吞噬建石首題啓靡請罪朕  
錄其白旗之來賞其既往之咎亮反覆不忠姦賄彰暴  
有何可論妄相談述具以狀對所詰十條纘答支離而  
已亮因屏居閉埽不通賓客遭母憂居喪盡禮八年詔  
起爲祕書監俄加通直散騎常侍數日遷太常卿九年  
轉中書監加散騎常侍其年卒詔賻錢三萬布五千匹  
諡曰煬子

張稷字公喬吳郡人也父永宋右光祿大夫稷所生母  
邁疾歷時稷始年十一夜不解衣而養永異之及母亡



毀瘠過人杖而後起性疎率朗悟有才略與族兄充融卷等俱知名時稱之曰充融卷稷是爲四張起家著作佐郎不拜頻居父母憂六載廬于墓側服除爲驃騎法曹行參軍遷外兵參軍齊永明中爲剡縣令略不視事多爲山水遊會賊唐瑤作亂稷率厲縣人保全縣境入爲太子洗馬大司馬東曹掾建安王友大司馬從事中郎武陵王暉爲護軍轉護軍司馬尋爲本州治中明帝領牧仍爲別駕時魏寇壽春以稷爲寧朔將軍軍主副尚書僕射沈文季鎮豫州魏衆稱百萬圍城累日時經略處分文季悉委稷焉軍退遷平西司馬寧朔將軍南

平內史魏又寇雍州詔以本號都督荆雍諸軍事時雍州刺史曹虎度樊城岸以稷知州事虎師退稷還荊州就拜黃門侍郎復爲司馬新興永寧二郡太守郡犯私諱改永寧爲長寧尋遷司徒司馬加輔國將軍及江州刺史陳顥達舉兵反以本號鎮歷陽南譙二郡太守遷鎮南長史尋陽太守輔國將軍行江州事尋徵還爲持節輔國將軍都督北徐州諸軍事北徐州刺史出次白下仍遷都督南兖州諸軍事南兖州刺史俄進督北徐州兖青冀五州諸軍事將軍竝如故永元末徵爲侍中宿衛宮城義師至兼衛尉江淹出奔稷兼衛尉副王瑩



都督城內諸軍事時東昏淫虐義師圍城已久城內思  
亡而莫有先發北徐州刺史王珍國就稷謀之乃使直  
閣張齊害東昏于含德殿稷召尚書右僕射王亮等列  
坐殿前西鍾下謂曰昔桀有昏德鼎遷于殷商紂暴虐  
鼎遷于周今獨夫自絕于天四海已歸聖主斯實微子  
去殷之時項伯歸漢之日可不勉哉乃遣國子博士范  
雲舍人裴長穆等使石頭城詣高祖高祖以稷爲侍中  
左衛將軍高祖總百揆遷大司馬左司馬梁臺建爲散  
騎常侍中書令高祖受禪以功封江安縣侯邑一千戶  
又爲侍中國子祭酒領驍騎將軍遷護軍將軍揚州大

中正以事免尋爲度支尚書前將軍太子右衛率又以  
公事免俄爲祠部尚書轉散騎常侍都官尚書揚州大  
中正以本職知領軍事尋遷領軍將軍中正侯如故時  
魏寇青州詔假節行州事會魏軍退仍出爲散騎常侍  
將軍吳興太守秩中二千石下車存問遺老引其子孫  
置之右職政稱寬恕進號雲麾將軍徵尚書左僕射與  
駕將欲如稷宅以盛暑留幸僕射省舊臨幸供具皆酬  
太官饌直帝以稷清貧手詔不受出爲使持節散騎常  
侍都督青冀二州諸軍事安北將軍青冀二州刺史會  
魏寇胸山詔稷權頓六里都督衆軍還進號鎮北將軍



初鬱州接邊陲民俗多與魏人交市及胸山叛或與魏通既不自安矣且稷寬弛無防僚吏頗侵漁之州人徐道角等夜襲州城害稷時年六十三有司奏削爵土稷性烈亮善與人交歷官無蓄聚俸祿皆頒之親故家無餘財初去吳興郡以僕射徵道由吳鄉候稷者滿水陸稷單裝徑還京師人莫之識其率素如此稷長女楚瑗適會稽孔氏無子歸宗至稷見害女以身蔽刃先父卒稷子唵別有傳卷字令遠稷從兄也少以知理著稱能清言仕至都官尚書天監初卒

王瑩字奉光琅邪臨沂人也父懋光祿大夫南鄉僖侯

瑩選尚宋臨淮公主拜駙馬都尉除著作佐郎累遷太子舍人撫軍功曹散騎侍郎司徒左西屬齊高帝爲驃騎將軍引爲從事中郎頃之出爲義興太守代謝超宗超宗去郡與瑩交惡既還間瑩於懋懋言之於朝廷以瑩供養不足坐失郡廢棄久之爲前軍諮議參軍中書侍郎大司馬從事中郎未拜丁母憂服闋爲給事黃門郎出爲宣城太守遷爲驃騎長史復爲黃門侍郎司馬太子中庶子仍遷侍中父憂去職服闋復爲侍中領射聲校尉又爲冠軍將軍東陽太守居郡有惠政遷吳興太守明帝勤憂庶政瑩頻處二郡皆有能名甚見褒美



還爲太子詹事中領軍永元初政由羣小瑩守職而不能有所是非瑩從弟亮旣當朝於瑩素雖不善時欲引與同事遷尚書左僕射未拜會護軍崔慧景自京口奉江夏王入伐瑩假節率衆拒慧景於湖頭夜爲慧景所襲衆散瑩赴水乘榜入樂遊因得還臺城慧景敗還居領軍府義師至復假節都督宮城諸軍事建康平高祖爲相國引瑩爲左長史加冠軍將軍奉法駕迎和帝于江陵帝至南洲遜位于別宮高祖踐阼遷侍中撫軍將軍封建城縣公邑千戶尋遷尚書左僕射侍中撫軍如故頃之爲護軍將軍復遷散騎常侍中軍將軍丹陽尹

視事三年遷侍中光祿大夫領左衛將軍俄遷尚書令雲麾將軍侍中如故累進號左中權將軍給鼓吹一部瑩性清慎居官恭恪高祖深重之天監十五年遷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丹陽尹侍中如故瑩將拜印工鑄其印六鑄而龜木毀旣成頸空不實補而用之居職六日暴疾卒贈侍中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陳吏部尚書姚察曰孔子稱殷有三仁微子去之箕子爲之奴比干諫而死王亮之居亂世勢位見矣其於取捨何與三仁之異歟及奉興王蒙寬政爲佐命固將愧於心迺自取廢敗非不幸也易曰非所據而據之身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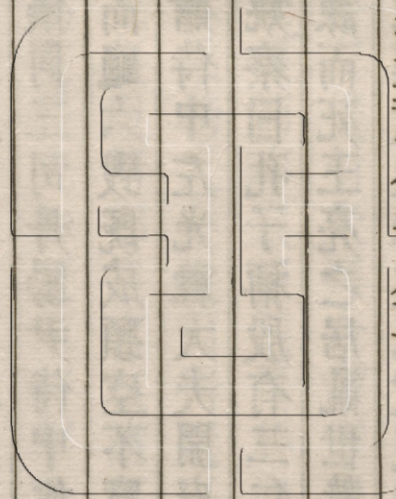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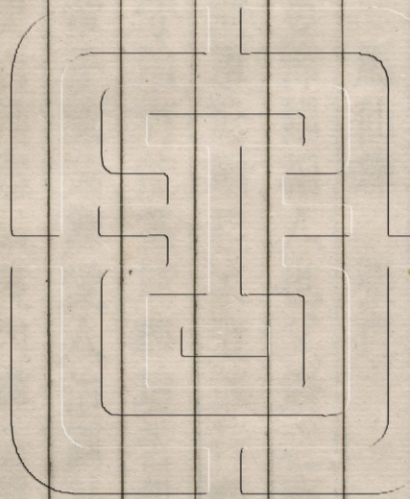


危亮之進退失所據矣惜哉張稷因機制變亦其時也  
王瑩印章六毀豈神之害盈乎

梁書卷十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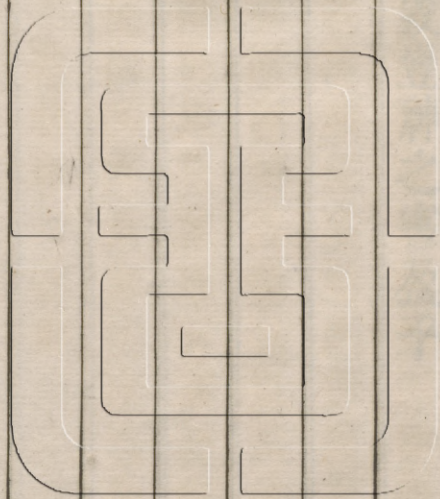
梁書卷十六考證

張稷傳新興永寧二郡太守郡犯私諱改永寧爲長寧  
○ 臣人龍 按諱謂稷父名永也以私諱而改郡名僅  
見於此





梁書卷十六考證



梁書卷十七

唐散騎常侍姚思廉撰

列傳第十一

王珍國 馬仙琕 張齊

王珍國字德重沛國相人也父廣之齊世良將官至散騎常侍車騎將軍珍國起家冠軍行參軍累遷虎賁中郎將南譙太守治有能名時郡境苦飢乃發米散財以拯窮乏齊高帝手敕云卿愛人治國甚副吾意也永明初遷桂陽內史討捕盜賊境內肅清罷任還都路經江州刺史柳世隆臨渚餞別見珍國還裝輕素乃歎曰此



真可謂良二千石也還爲大司馬中兵參軍武帝雅相知賞每歎曰晚代將家子弟有如珍國者少矣復出爲安成內史入爲越騎校尉冠軍長史鍾離太守仍遷巴東建平二郡太守還爲游擊將軍以父憂去職建武末魏軍圍司州明帝使徐州刺史裴叔業攻拔渦陽以爲聲援起珍國爲輔國將軍率兵助焉魏將楊大眼大衆奄至叔業懼棄軍走珍國率其衆殿故不至大敗永泰元年會稽太守王敬則反珍國又率衆拒之敬則平遷寧朔將軍青冀二州刺史將軍如故義師起東昏召珍國以衆還京師入頓建康城義師至使珍國出屯朱雀

門爲王茂軍所敗乃入城仍密遣郗纂奉明鏡獻誠於高祖高祖斷金以報之時城中咸思從義莫敢先發侍中衛尉張稷都督衆軍珍國潛結稷腹心張齊要稷稷許之十二月丙寅旦珍國引稷於衛尉府勒兵入自雲龍門卽東昏於內殿斬之與稷會尚書僕射王亮等於西鍾下使中書舍人裴長穆等奉東昏首歸高祖以功授右衛將軍辭不拜又授徐州刺史固乞留京師復賜金帛珍國又固讓敕答曰昔田子泰固辭絹穀卿體國情深良在可嘉後因侍宴帝問曰卿明鏡尚存昔金何在珍國答曰黃金謹在臣肘不敢失墜復爲右衛將軍



加給事中遷左衛將軍加散騎常侍天監初封瀋陽縣侯邑千戶除都官尚書常侍如故五年魏任城王元澄寇鍾離高祖遣珍國因問討賊方略珍國對曰臣常患魏衆少不苦其多高祖壯其言乃假節與衆軍同討焉魏軍退班師出爲使持節都督梁秦二州諸軍事征虜將軍南梁秦二州刺史會梁州長史夏侯道遷以州降魏珍國步道出魏興將襲之不果遂留鎮焉以無功累表請解高祖弗許改封宜陽縣侯戶邑如前徵還爲員外散騎常侍太子右衛率加後軍頃之復爲左衛將軍九年出爲使持節都督湘州諸軍事信武將軍湘州刺史視事四年徵還爲護軍將軍遷通直散騎常侍丹陽尹十四年卒詔贈車騎將軍給鼓吹一部賻錢十萬布百匹諡曰威子僧度嗣

馬仙琕字靈馥扶風郿人也父伯鸞宋冠軍司馬仙琕少以果敢聞遭父憂毀瘠過禮負土成墳手植松栢起家郢州主簿遷武騎常侍爲小將隨齊安陸王蕭緬緬卒事明帝永元中蕭遙光崔慧景亂累有戰功以勳至前將軍出爲龍驤將軍南汝陰譙二郡太守會壽陽新陷魏將王肅侵邊仙琕力戰以寡克衆魏人甚憚之復以功遷寧朔將軍豫州刺史義師起四方多響應高祖



使仙琕故人姚仲賓說之仙琕於軍斬仲賓以殉義師  
至新林仙琕猶持兵於江西日鈔運漕建康城陷仙琕  
號哭經宿乃解兵歸罪高祖勞之曰射鉤斬祛昔人弗  
忌卿勿以戮使斷運苟自嫌絕也仙琕謝曰小人如失  
主犬後主飼之便復爲用高祖笑而美之俄而仙琕母  
卒高祖知其貧賻給甚厚仙琕號泣謂弟仲艾曰蒙大  
造之恩未獲上報今復荷殊澤當與爾以心力自効耳  
天監四年王師北討仙琕每戰勇冠三軍當其衝者莫  
不摧破與諸將論議口未嘗言功人問其故仙琕曰丈  
夫爲時所知當進不求名退不逃罪乃平生願也何功

可論授輔國將軍宋安安蠻二郡太守遷南義陽太守  
累破山蠻郡境清謐以功封洽涯縣伯邑四百戶仍遷  
都督司州諸軍事司州刺史輔國將軍如故俄進號貞  
威將軍魏豫州人白阜生殺其刺史琅邪王司馬慶曾  
自號平北將軍推鄉人胡遊爲刺史以懸瓠來降高祖  
使仙琕赴之又遣直閣將軍武會超馬廣率衆爲援仙  
琕進頓楚王城遣副將齊苟兒以兵二千助守懸瓠魏  
中山王元英率衆十萬攻懸瓠仙琕遣廣會超等守三  
關十二月英破懸瓠執齊苟兒遂進攻馬廣又破廣生  
擒之送雒陽仙琕不能救會起等亦相次退散魏軍遂



進據三關仙琿坐徵還爲雲騎將軍出爲仁威司馬府主豫章王轉號雲麾復爲司馬加振遠將軍十年胸山民殺琅邪太守劉昕以城降魏詔假仙琿節討之魏徐州刺史盧昶以衆十餘萬赴焉仙琿與戰累破之昶遁走仙琿縱兵乘之魏衆免者十一二收其兵糧牛馬器械不可勝數振旅還京師遷太子左衛率進爵爲侯增邑六百戶十一年遷持節督豫北豫霍三州諸軍事信武將軍豫州刺史領南汝陰太守初仙琿幼名仙婢及長以婢名不典乃以玉代女因成琿云自爲將及居州郡能與士卒同勞逸身衣不過布帛所居無帷幕衾屏行則飲食與厮養最下者同其在邊境常單身潛入敵庭伺知壁壘村落險要處所故戰多克捷士卒亦甘心爲之用高祖雅愛仗之在州四年卒贈左衛將軍諡曰剛子巖夫嗣

張齊字子響馮翊郡人世居橫桑或云橫桑人也少有膽氣初事荆府司馬垣歷生歷生酗酒遇下嚴酷不甚禮之歷生罷官歸吳郡張稷爲荆府司馬齊復從之稷甚相知重以爲心腹雖家居細事皆以任焉齊盡心事稷無所辭憚隨稷歸京師稷爲南兖州又擢爲府中兵參軍始委以軍旅齊永元中義師起東昏徵稷歸都督



宮城諸軍事居尚書省義兵至外圍漸急齊日造王珍國陰與定計計定夜引珍國就稷造膝齊自執燭以成謀明旦與稷珍國卽東昏於內殿齊手刃焉明年高祖受禪封齊安昌縣侯邑五百戶仍爲寧朔將軍歷陽太守齊手不知書目不識字而在郡有清政吏事甚修天監二年還爲虎賁中郎將未拜遷天門太守寧朔將軍如故四年魏將王足寇巴蜀高祖以齊爲輔國將軍救蜀未至足退走齊進戍南安七年秋使齊置大劔寒豕二戍軍還益州其年遷武旅將軍巴西太守尋加征遠將軍十年郡人姚景和聚合蠻蜚抄斷江路攻破金井

齊討景和於平昌破之初南鄭沒於魏乃於益州西置南梁州州鎮草創皆仰益州取足齊上夷獠義租得米二十萬斛又立臺傳興冶鑄以應贍南梁十一年進假節督益州外水諸軍十二年魏將傅豎眼寇南安齊率衆距之豎眼退走十四年遷信武將軍巴西梓潼二郡太守是歲葭萌人任令宗因衆之患魏也殺魏晉壽太守以城歸款益州刺史鄱陽王遣齊帥衆三萬督南梁州長史席宗範諸軍迎令宗十五年魏東益州刺史元法僧遣子景隆來拒齊師南安太守皇甫謐及宗範逆擊之大破魏軍於葭萌屠十餘城魏將丘突王穆等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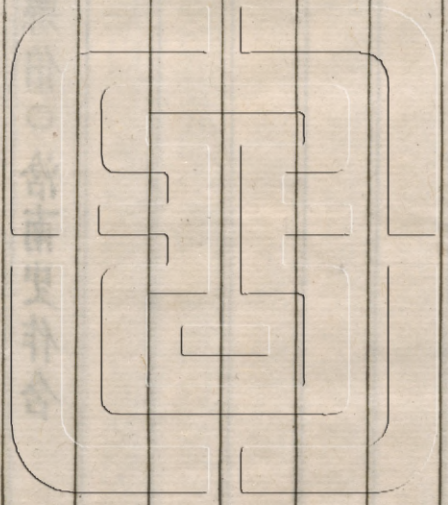
降而魏更增傅豎眼兵復來拒戰齊兵少不利軍引還於是葭萌復沒於魏齊在益部累年討擊蠻獠身無寧歲其居軍中能身親勞辱與士卒同其勤苦自晝頓舍城壘皆委曲得其便調給衣糧資用人人無所困乏既爲物情所附蠻獠亦不敢犯是以威名行於庸蜀巴西郡居益州之半又當東道衝要刺史經過軍府遠涉多所窮匱齊緣路聚糧食種蔬菜行者皆取給焉其能濟辦多此類也十七年遷持節都督南梁州諸軍事智武將軍南梁州刺史普通四年遷信武將軍征西鄱陽王司馬新興永寧二郡太守未發而卒時年六十七追贈散騎常侍右衛將軍賻錢十萬布百匹諡曰壯

陳吏部尚書姚察曰王珍國申胄徐元瑜李居士齊末咸爲列將擁彊兵或面縛請罪或斬關獻捷其能後服馬仙琕而已仁義何常蹈之則爲君子信哉及其臨邊撫衆雖李牧無以加矣張齊之政績亦有異焉胄元瑜居士入梁事迹鮮故不爲之傳









梁書卷十七考證

梁書卷十八

唐 散 騎 常 侍 姚 思 廉 撰

列傳第十二

張惠紹 馮道根 康 綯 昌義之

張惠紹字德繼義陽人也少有武幹齊明帝時為直閣後出補竟陵橫桑戍主永元初母喪歸葬於鄉里聞義師起馳歸高祖拔為中兵參軍加寧朔將軍軍主師次漢口高祖使惠紹與軍主朱思遠遊過江中斷郢魯二城糧運郢城水軍主沈難當帥輕舩數十挑戰惠紹擊破斬難當盡獲其軍器義師次新林朱雀惠紹累有戰



功建康城平遷輔國將軍前軍直閣左細仗主高祖踐  
阼封石陽縣侯邑五百戶遷驍騎將軍直閣細仗主如  
故時東昏餘黨數百人竊入南北掖門燒神虎門害衛  
尉張弘策惠紹馳率所領赴戰斬首數十級賊乃散走  
以功增邑二百戶遷太子右衛率天監四年大舉北伐  
惠紹與冠軍長史胡辛生寧朔將軍張豹子攻宿預執  
城主馬成龍送于京師使部將藍懷恭於水南立城爲  
掎角俄而魏援大至敗陷懷恭惠紹不能守是夜奔還  
淮陰魏復得宿預六年魏軍攻鍾離詔左衛將軍曹景  
宗督衆軍爲援進據邵陽惠紹與馮道根裴邃等攻斷

魏連橋短兵接戰魏軍大潰以功增邑三百戶還爲左  
驍騎將軍尋出爲持節都督北兖州諸軍事冠軍將軍  
北兖州刺史魏宿預淮陽二城內附惠紹撫納有功進  
號智武將軍益封二百戶入爲衛尉卿遷左衛將軍出  
爲持節都督司州諸軍事信威將軍司州刺史領安陸  
太守在州和理吏民親愛之徵還爲左衛將軍加通直  
散騎常侍甲仗百人直衛殿內十八年卒時年六十三  
詔曰張惠紹志畧開濟幹用貞果誠懃義始績聞累任  
爰居禁旅盡心朝夕奄至殞喪惻愴于懷宜追寵命以  
彰勲烈可贈護軍將軍給鼓吹一部布百匹蠟二百斤



諡曰忠子澄嗣澄初爲直閣將軍丁父憂起爲晉熙太守隨豫州刺史裴邃北伐累有戰功與湛僧智胡紹世魚弘文竝當時之驍將歷官衛尉卿太子左衛率卒官諡曰愍

馮道根字巨基廣平鄆人也少失父家貧傭賃以養母行得甘肥不敢先食必遽還以進母年十三以孝聞於鄉里郡召爲主簿辭不就年十六鄉人蔡道斑爲湖陽戍主道斑攻蠻錫城反爲蠻所困道根救之匹馬轉戰殺傷甚多道斑以免由是知名齊建武末魏主托跋宏寇沒南陽等五郡明帝遣太尉陳顯達率衆復爭之師

入洧均口道根與鄉里人士以牛酒候軍因說顯達曰洧均水迅急難進易退魏若守隘則首尾俱急不如悉棄船艦於鄴城方道步進建營相次鼓行而前如是則立破之矣顯達不聽道根猶以私屬從軍及顯達敗軍人夜走多不知山路道根每及險要輒停馬指示之衆賴以全尋爲洧均口戍副永元中以母喪還家聞高祖起義師乃謂所親曰金革奪禮古人不避揚名後世豈非孝乎時不可失吾其行矣率鄉人子弟勝兵者悉歸高祖時有蔡道福爲將從軍高祖使道根副之皆隸於王茂茂伐沔攻郢城克加湖道根常爲前鋒陷陳會道



福卒於軍高祖令道根并領其衆大軍次新林隨王茂於朱雀航大戰斬獲尤多高祖卽位以爲驍騎將軍封增城縣男邑二百戶領文德帥遷游擊將軍是歲江州刺史陳伯之反道根隨王茂討平之天監二年爲寧朔將軍南梁太守領阜陵城戍初到阜陵修城隍遠斥候有如敵將至者衆頗笑之道根曰怯防勇戰此之謂也修城未畢會魏將党法宗傅豎眼率衆二萬奄至城下道根塹壘未固城中衆少皆失色道根命廣開門緩服登城選精銳二百人出與魏軍戰敗之魏人見意閑且戰又不利因退走是時魏分兵於大小峴東桑等連城

相持魏將高祖珍以三千騎軍其閒道根率百騎橫擊破之獲其鼓角軍儀於是糧運旣絕諸軍乃退遷道根輔國將軍豫州刺史韋叡圍合肥克之道根與諸軍同進所在有功六年魏攻鍾離高祖復詔叡救之道根率衆三千爲叡前驅至徐州建計據邵陽洲築壘掘塹以逼魏城道根能走馬步地計足以賦功城隍立辦及淮水長道根乘戰艦攻斷魏連橋數百丈魏軍敗績益封三百戶進爵爲伯還遷雲騎將軍領直閣將軍改封豫寧縣戶邑如前累遷中權中司馬右游擊將軍武旅將軍歷陽太守八年遷貞毅將軍假節督豫州諸軍事豫



州刺史領汝陰太守爲政清簡境內安定十一年徵爲太子右衛率十三年出爲信武將軍宣惠司馬新興永寧二郡太守十四年徵爲員外散騎常侍右游擊將軍領朱衣直閣十五年爲右衛將軍道根性謹厚木訥少言爲將能檢御部曲所過村陌將士不敢虜掠每所征伐終不言功諸將讙譁爭競道根默然而已其部曲或怨非之道根喻曰明主自鑒功之多少吾將何事高祖嘗指道根示尙書令沈約曰此人口不論勲約曰此陛下之大樹將軍也處州郡和理清靜爲部下所懷在朝廷雖貴顯而性儉約所居宅不營墻屋無器服侍衛入室則蕭然如素士之貧賤者當時服其清退高祖亦雅重之徵時不學旣貴粗讀書自謂少文常慕周勃之器重十六年復假節都督豫州諸軍事信武將軍豫州刺史將行高祖引朝臣宴別道根於武德殿召工視道根使圖其形像道根踧踖謝曰臣所可報國家惟餘一死但天下太平臣恨無可死之地豫部重得道根人皆喜悅高祖每稱曰馮道根所在能使朝廷不復憶有一州居州少時遇疾自表乞還朝徵爲散騎常侍左軍將軍旣至疾甚中使累加存問普通元年正月卒時年五十八是日輿駕春祀二廟旣出宮有司以聞高祖問中書

室則蕭然如素士之貧賤者當時服其清退高祖亦雅重之徵時不學旣貴粗讀書自謂少文常慕周勃之器重十六年復假節都督豫州諸軍事信武將軍豫州刺史將行高祖引朝臣宴別道根於武德殿召工視道根使圖其形像道根踧踖謝曰臣所可報國家惟餘一死但天下太平臣恨無可死之地豫部重得道根人皆喜悅高祖每稱曰馮道根所在能使朝廷不復憶有一州居州少時遇疾自表乞還朝徵爲散騎常侍左軍將軍旣至疾甚中使累加存問普通元年正月卒時年五十八是日輿駕春祀二廟旣出宮有司以聞高祖問中書



舍人朱异曰吉凶同日今行乎异對曰昔柳莊寢疾衛  
獻公當祭請於尸曰有臣柳莊非寡人之臣是社稷之  
臣也聞其死請往不釋祭服而往遂以禭之道根雖未  
爲社稷之臣亦有勞王室臨之禮也高祖卽幸其宅哭  
之甚慟詔曰豫寧縣開國伯新除散騎常侍領左軍將  
軍馮道根奉上能忠有功不伐撫人留愛守邊難犯祭  
遵馮異郭伋李牧不能過也奄致殞喪惻愴于懷可贈  
信威將軍左衛將軍給鼓吹一部賻錢十萬布百匹諡  
曰威子懷嗣

康絢字長明華山藍田人也其先出自康居初漢置都  
護盡臣西域康居亦遣侍子待詔於河西因留爲黔首  
其後卽以康爲姓晉時隴右亂康氏遷于藍田絢曾祖  
因爲苻堅太子詹事生穆穆爲姚萇河南尹宋永初中  
穆舉鄉族三千餘家入襄陽之峴南宋爲置華山郡藍  
田縣寄居于襄陽以穆爲秦梁二州刺史未拜卒絢世  
父元隆父元撫並爲流人所推相繼爲華山太守絢少  
倣儻有志氣齊文帝爲雍州刺史所辟皆取名家絢特  
以才力召爲西曹書佐永明三年除奉朝請文帝在東  
宮以舊恩引爲直後以母憂去職服闋除振威將軍華  
山太守推誠撫循荒餘悅服遷前軍將軍復爲華山太



守永元元年義兵起絢舉郡以應高祖身率敢勇三千人私馬二百五十匹以從除西中郎南康王中兵參軍加輔國將軍義師方圍張沖於郢城曠日持久東昏將吳子陽壁于加湖軍鋒甚盛絢隨王茂力攻屠之自是常領遊兵有急應赴斬獲居多天監元年封南安縣男邑三百戶除輔國將軍竟陵太守魏圍梁州刺史王珍國使請救絢以郡兵赴之魏軍退七年司州三關爲魏所逼詔假絢節武旅將軍率眾赴援九年遷假節督北兖州緣淮諸軍事振遠將軍北兖州刺史及胸山亡徒以城降魏絢馳遣司馬霍奉伯分軍據嶮魏軍至不得

越胸城明年青州刺史張稷爲土人徐道角所殺絢又遣司馬茅榮伯討平之徵驃騎臨川王司馬加左驍騎將軍尋轉朱衣直閣十三年遷太子右衛率甲仗百人與領軍蕭景直殿內絢身長八尺容貌絕倫雖居顯官猶習武藝高祖幸德陽殿戲馬敕絢馬射撫弦貫的觀者悅之其日上使畫工圖絢形遣中使持以問絢曰卿識此圖不其見親如此時魏降人王足陳計求堰淮水以灌壽陽足引北方童謠曰荆山爲上格浮山爲下格潼沱爲激溝併灌鉅野澤高祖以爲然使水工陳承伯材官將軍祖暉視地形咸謂淮內沙土漂輕不堅實其



功不可就高祖弗納發徐揚人率二十戶取五丁以築之假絢節都督淮上諸軍事并護堰作役人及戰士有衆二十萬於鍾離南起浮山北抵巉石依岸以築土合脊於中流十四年堰將合淮水漂疾輒復決潰衆患之或謂江淮多有蛟能乘風雨決壞崖岸其性惡鐵因是引東西二冶鐵器大則釜鶩小則鍤鋤數千萬斤沉于堰所猶不能合乃伐樹爲井幹填以巨石加土其上緣淮百里內岡陵木石無巨細必盡負檐者肩上皆穿夏日疾疫死者相枕蠅蟲晝夜聲相合高祖愍役人淹久遣尚書右僕射袁昂侍中謝舉假節慰勞之并加蠲復

是冬又寒甚淮泗盡凍士卒死者十七八高祖復遣賜以衣袴十一月魏遣將楊大眼揚聲決堰絢命諸軍撤營露次以待之遣其子悅挑戰斬魏咸陽王府司馬徐方與魏軍小却十二月魏遣其尚書僕射李曇定督衆軍來戰絢與徐州刺史劉思祖等距之高祖又遣右衛將軍昌義之太僕卿魚弘文直閣曹世宗徐元和相次距守十五年四月堰乃成其長九里下闊一百四十丈上廣四十五丈高二十丈深十九丈五尺夾之以堤并樹杞柳軍人安堵列居其上其水清潔俯視居人墳墓了然皆在其下或人謂絢曰四瀆天所以節宣其氣不



可久塞若鑿湫東注則游波寬緩堰得不壞絢然之開  
湫東注又縱反間於魏曰梁人所懼開湫不畏野戰魏  
人信之果鑿山深五丈開湫北注水日夜分流湫猶不  
減其月魏軍竟潰而歸水之所及夾淮方數百里地魏  
壽陽城戍稍徙頓於八公山北南居人散就岡壟初堰  
起於徐州界刺史張豹子宣言於境謂已必尸其事旣  
而絢以他官來監作豹子甚慙俄而敕豹子受絢節度  
每事輒先諮焉由是遂譖絢與魏交通高祖雖不納猶  
以事畢徵絢尋以絢爲持節都督司州諸軍事信武將  
軍司州刺史領安陸太守增封二百戶絢還後豹子不

修堰至其秋八月淮水暴長堰悉壞決奔流于海祖暉  
坐下獄絢在州三年大修城隍號爲嚴政十八年徵爲  
員外散騎常侍領長水校尉與護軍韋叡太子右衛率  
周捨直殿省普通元年除衛尉卿未拜卒時年五十七  
輿駕卽日臨哭贈右衛將軍給鼓吹一部賻錢十萬布  
百匹諡曰壯絢寬和少喜懼在朝廷見人如不能言號  
爲長厚在省每寒月見省官繼縷輒遺以襦衣其好施  
如此子悅嗣

昌義之歷陽烏江人也少有武幹齊代隨曹虎征伐累  
有戰功虎爲雍州以義之補防閭出爲馮翊戍主及虎



代還義之留事高祖時天下方亂高祖亦厚遇之義師起板爲輔國將軍軍主除建安王中兵參軍時竟陵芊口有邸閣高祖遣驅每戰必捷大軍次新林隨王茂於新亭并朱雀航力戰斬獲尤多建康城平以爲直閣將軍馬右夾轂主天監元年封永豐縣侯邑五百戶除驍騎將軍出爲盱眙太守二年遷假節督北徐州諸軍事輔國將軍北徐州刺史鎮鍾離魏寇州境義之擊破之三年進號冠軍將軍增封二百戶四年大舉北伐揚州刺史臨川王督衆軍軍洛口義之以州兵受節度爲前軍攻魏梁城戍克之五年高祖以征役久有詔班師衆

軍各退散魏中山王元英乘勢追躡攻沒馬頭城內糧儲魏悉移之歸北議者咸曰魏運米北歸當無復南向高祖曰不然此必進兵非其實也乃遣工匠修營鍾離城敕義之爲戰守之備是冬英果率其安樂王元道明平東將軍楊大眼等衆數十萬來寇鍾離鍾離城北阻淮水魏人於邵陽洲西岸作浮橋跨淮通道英據東岸大眼據西岸以攻城時城中衆纔三千人義之督帥隨方抗禦魏軍乃以車載土填塹使其衆負土隨之嚴騎自後蹙焉人有未及回者因以土迫之俄而塹滿英與大眼躬自督戰晝夜苦攻分番相代墜而復升莫有退



者又設飛樓及衝車撞之所值城上輒頽落義之乃以泥補缺衝車雖入而不能壞義之善射其被攻危急之處輒馳往救之每彎弓所向莫不應弦而倒一日戰數十合前後殺傷者萬計魏軍死者與城平六年四月高祖遣曹景宗韋叡帥衆二十萬救焉既至與魏戰大破之英大眼等各脫身奔走義之因率輕兵追至洛口而還斬首俘生不可勝計以功進號軍師將軍增封二百戶遷持節督青冀二州諸軍事征虜將軍青冀二州刺史未拜改督南兗兗徐青冀五州諸軍事輔國將軍南兗州刺史坐禁物出藩爲有司所奏免其年補朱衣直

閣除左驍騎將軍直閣如故遷太子右衛率領越騎校尉假節八年出爲持節督湘州諸軍事征遠將軍湘州刺史九年以本號還朝俄爲司空臨川王司馬將軍如故十年遷右衛將軍十三年徙爲左衛將軍是冬高祖遣太子右衛率康絢督衆軍作荆山堰明年魏遣將李曇定大衆逼荆山揚聲欲決堰詔假義之節帥太僕卿魚弘文直閣將軍曹世宗徐元和等救絢軍未至絢等已破魏軍魏又遣大將李平攻峽石圍直閣將軍趙祖悅義之又率朱衣直閣王神念等救之時魏兵盛神念攻峽石浮橋不能克故援兵不得時進遂陷峽石義之



班師爲有司所奏高祖以其功臣不問也十五年復以爲使持節都督湘州諸軍事信威將軍湘州刺史其年改授都督北徐州緣淮諸軍事平北將軍北徐州刺史義之性寬厚爲將能撫御得人死力及居藩任吏民安之俄給鼓吹一部改封營道縣侯邑戶如先普通三年徵爲護軍將軍鼓吹如故四年十月卒高祖深痛惜之詔曰護軍將軍營道縣開國侯昌義之幹畧沉濟志懷寬隱誠著運始効彰邊服方申瓜牙寄以禁旅奄至殞喪惻愴于懷可贈散騎常侍車騎將軍并鼓吹一部給東園秘器朝服一具賻錢二萬布二百匹蠟二百斤諡

曰烈子寶業嗣官至直閤將軍譙州刺史

陳吏部尚書姚察曰張惠紹馮道根康絢昌義之初起從上其功則輕及羣盜焚門而惠紹以力戰顯合肥邵陽之逼而道根義之功多浮山之役起而康絢典其事互有厥勞寵進宜矣先是鎮星守天江而堰興及退舍而堰決非徒人事有天道矣



梁書卷十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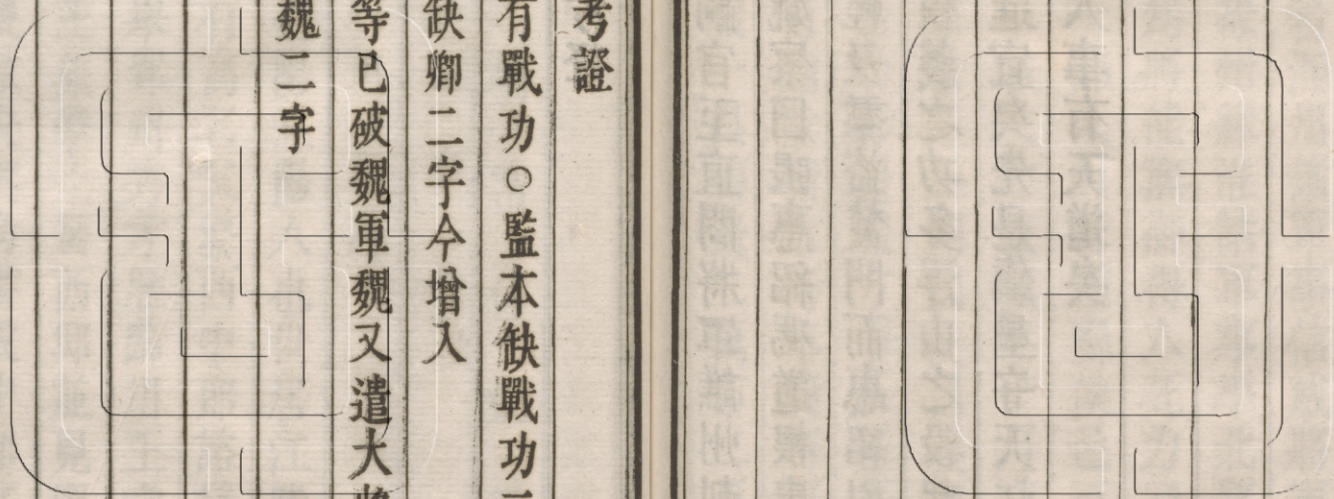
梁書卷十八考證

張惠紹傳累有戰功。○監本缺戰功二字又下文歷官

衛尉卿句缺卿二字今增入

昌義之傳絢等已破魏軍魏又遣大將李平攻峽石。○

南本脫軍魏二字





南本無軍職二字

昌美之傳與梁書自始與軍職又與大將軍李平良勳下。

滿懷懷會增職二字今併入

苑廣辭翰累官輝也。蓋本增輝也二字及下文墨守

### 梁書卷十八考證

### 梁書卷十九

唐 散 騎 常 侍 姚 思 廉 撰

### 列傳第十三

宗夫 劉坦 樂藹

宗夫字明敷南陽涅陽人也世居江陵祖景宋時徵太子庶子不就有高名父繁西中郎諮議參軍夫少勤學有局幹弱冠舉郢州秀才歷臨川王常侍驃騎行參軍齊司徒竟陵王集學士於西邸並見圖畫夫亦預焉永明中與魏和親敕夫與尚書殿中郎任昉同接魏使皆時選也武帝嫡孫南郡王居西州以夫管書記夫既以



筆札被知亦以真正見許故任焉俄而文惠太子薨王  
爲皇太孫夬仍管書記及太孫卽位多失德夬頗自疎  
得爲秣陵令遷尚書都官郎隆昌末少帝見誅寵舊多  
罹其禍惟夬及傅昭以清正免明帝卽位以夬爲郢州  
治中有名稱職以父老去官還鄉里南康王爲荊州刺  
史引爲別駕義師起遷西中郎諮議參軍別駕如故時  
西土位望惟夬與同郡樂藹劉坦爲州人所推信故領  
軍將軍蕭穎胄深相委仗每事諮焉高祖師發雍州穎  
胄遣夬出自楊口面稟經畧并護送軍資高祖甚禮之  
天興初遷御史中丞以父憂去職起爲冠軍將軍衛軍

長史天監元年遷征虜長史東海太守將軍如故二年  
徵爲太子右衛率是冬遷五兵尚書參掌大選三年卒  
時年四十九子曜卿嗣夬從弟岳有名行州里稱之出  
於夬右仕歷尚書庫部郎郢州治中北中郎錄事參軍  
事

劉坦字德度南陽安衆人也晉鎮東將軍喬之七世孫  
坦少爲從兄虬所知齊建元初爲南郡王國常侍尋補  
孱陵令遷南中郎錄事參軍所居以幹濟稱南康王爲  
荊州刺史坦爲西中郎中兵參軍領長流義師起遷諮  
議參軍時輔國將軍楊公則爲湘州刺史帥師赴夏口



西朝議行州事者坦謂衆曰湘境人情易擾難信若專用武士則百姓畏侵漁若遣文人則威畧不振必欲鎮靜一州城軍民足食則無踰老臣先零之役竊以自許遂從之乃除輔國長史長沙太守行湘州事坦嘗在湘州多舊恩道迎者甚衆下車簡選堪事吏分詣十郡悉發人丁運租米三十餘萬斛致之義師資糧用給時東昏遣安成太守劉希祖破西臺所選太守范僧簡於平都希祖移檄湘部於是始與內史王僧粲應之邵陵人逐其內史褚洵永陽人周暉起兵攻始安郡竝應僧粲桂陽人邵曇弄鄧道介報復私讐因合黨亦同焉僧粲

自號平西將軍湘州刺史以永陽人周舒爲謀主師于建寧自是湘部諸郡悉皆蜂起惟臨湘湘陰瀏陽羅四縣猶全州人咸欲汎舟逃走坦悉聚船焚之遣將尹法畧距僧粲相持未決前湘州鎮軍鍾玄紹潛謀應僧粲要結士庶數百人皆連名定計刻日反州城坦聞其謀僞爲不知因理訟至夜而城門遂不閉以疑之玄紹未及發明旦詣坦問其故坦久留與語密遣親兵收其家書玄紹在坐未起而收兵已報具得其文書本末玄紹卽首伏於坐斬之焚其文書其餘黨悉無所問衆愧且服州部遂安法畧與僧粲相持累月建康城平公則還



州羣賊始散天監初論功封荔浦縣男邑三百戶遷平西司馬新興太守天監三年遷西中郎卒時年六十二子泉嗣

樂藹字蔚遠南陽滄陽人晉尚書令廣之六世孫世居江陵其舅雍州刺史宗慤嘗陳器物試諸甥姪藹時尚幼而所取惟書慤由此奇之又取史傳各一卷授藹等使讀畢言所記藹畧讀具舉慤益善之宋建平王景素爲荊州刺史辟爲主簿景素爲南徐州復爲征北刑獄參軍遷龍陽相以父憂去職吏民詣州請之葬訖起焉時齊豫章王嶷爲武陵太守雅善藹爲政及嶷爲荊州

刺史以藹爲驃騎行參軍領州主簿參知州事嶷嘗問藹風土舊俗城隍基峙山川險易藹隨問立對若按圖牒嶷益重焉州人嫉之或譖藹解門如市嶷遣覘之方見藹閉閣讀書嶷還都以藹爲太尉刑獄參軍典書記遷枝江令還爲大司馬中兵參軍轉署記室永明八年荊州刺史巴東王子響稱兵反旣敗焚燒府舍官曹文書一時蕩盡武帝引見藹問以西事藹上對詳敏帝悅焉用爲荊州治中敕付以脩復府州事藹還州繕脩廨署數百區頃之咸畢而役不及民荆部以爲自晉王悅移鎮以來府舍未之有也九年豫章王嶷薨藹解官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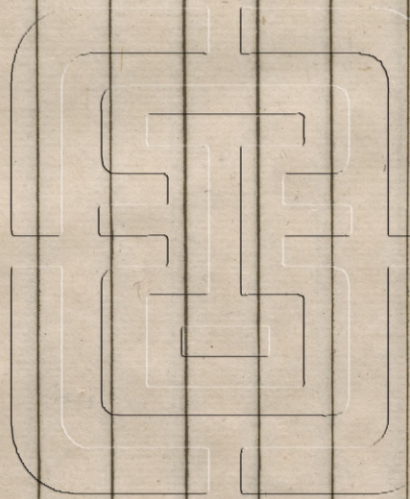
喪率荆湘二牧故吏建碑墓所累遷車騎平西錄事參軍步兵校尉求助戍西歸南康王爲西中郎以藹爲諮議參軍義師起蕭穎胄引藹及宗夫劉坦任以經畧梁臺建遷鎮軍司馬中書侍郎尚書左丞時營造器甲舟艦軍糧及朝廷儀憲悉資藹焉尋遷給事黃門侍郎左丞如故和帝東下遷兼衛尉卿天監初遷驍騎將軍領少府卿俄遷御史中丞領本州大中正初藹發江陵無故於船得八車輻如中丞健步避道者至是果遷焉藹性公彊居憲臺甚稱職時長沙宣武王將葬而車府忽於庫火油絡欲推主者藹曰昔晉武庫火張華以爲積

油萬石必然今庫若有灰非吏罪也旣而檢之果有積灰時稱其博物弘恕焉二年出爲持節督廣交越三州諸軍冠軍將軍平越中郎將廣州刺史前刺史徐元瑜罷歸道遇始興人士反逐內史崔睦舒因掠元瑜財產元瑜走歸廣州借兵於藹託欲討賊而實謀襲藹藹覺之誅元瑜尋進號征虜將軍卒官藹姊適徵士同郡劉虬亦明識有禮訓藹爲州迎姊居官舍參分祿秩西土稱之子法才字元備幼與弟藏俱有美名少遊京師造沈約約見而稱之齊和帝爲相國召爲府參軍鎮軍蕭穎胄辟主簿梁臺建除起部郎天監二年藹出鎮嶺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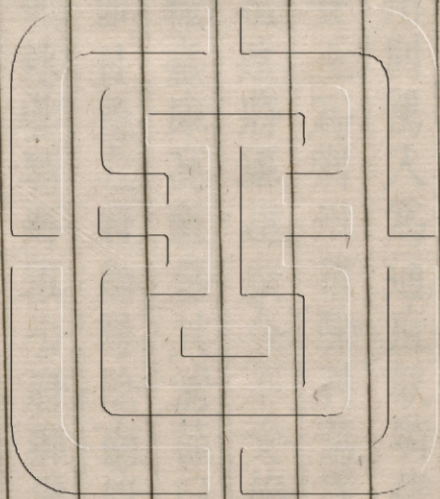
法才留任京邑遷金部郎父憂去官服闋除中書通事  
舍人出爲本州別駕入爲通直散騎侍郎復掌通事遷  
尚書右丞晉安王爲荊州重除別駕從事史復徵爲尚  
書右丞出爲招遠將軍建康令不受俸秩比去任將至  
百金縣曹啓輸臺庫高祖嘉其清節曰居職若斯可以  
爲百城表矣即日遷太府卿尋除南康內史恥以讓俸  
受名辭不拜俄轉雲騎將軍少府卿出爲信武長史江  
夏太守因被代表便道還鄉至家割宅爲寺棲心物表  
皇太子以法才舊臣累有優令召使東下未及發而卒  
時年六十三

陳吏部尚書姚察曰蕭穎胄起大州之衆以會義當其  
時人心未之能悟此三人者楚之鎮也經營締構蓋有  
力焉方面之功坦爲多矣當官任事藹則兼之咸登寵  
秩宜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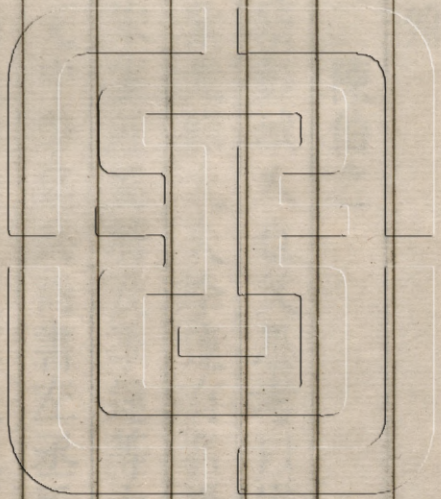


梁書卷十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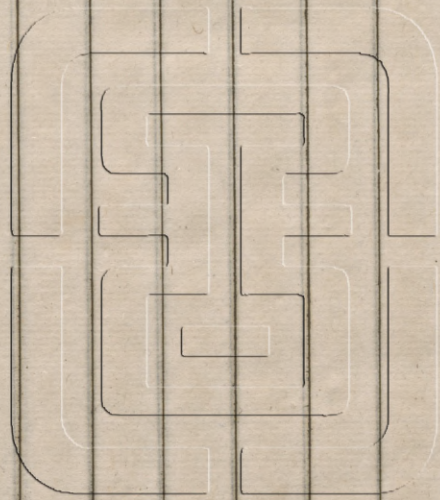
梁書卷十九考證

宗夫傳西中郎諮議叅軍。各本脫郎字。





梁書卷十九考證



梁書卷二十

唐散騎常侍姚思廉撰

列傳第十四

劉季連 陳伯之

劉季連字惠續彭城人也父思考以宋高祖族弟顯於  
宋世位至金紫光祿大夫季連有名譽早歷清官齊高  
帝受禪悉誅宋室近屬將及季連等太宰褚淵素善之  
固請乃免建元中季連為尚書左丞永明初出為江夏  
內史累遷平南長沙內史冠軍長史廣陵太守並行府  
州事入為給事黃門侍郎轉太子中庶子建武中又出



爲平西蕭遙欣長史南郡太守時明帝諸子幼弱內親則仗遙欣兄弟外親則倚后弟劉暄內弟江祐遙欣之鎮江陵也意寄甚隆而遙欣至州多招賓客厚自封殖明帝甚惡之季連族甥琅邪王會爲遙欣諮議參軍美容貌頗才辯遙欣遇之甚厚會多所傲忽於公座與遙欣競侮季連季連憾之乃密表明帝稱遙欣有異迹明帝納焉乃以遙欣爲雍州刺史明帝心德季連四年以爲輔國將軍益州刺史令據遙欣上流季連父宋世爲益州貪鄙無政績州人猶以義故善待季連季連下車存問故老撫納新舊見父時故吏皆對之流涕辟遂寧

人龔愜爲府主簿愜龔穎之孫累世有學行故引焉東昏卽位永元元年徵季連爲右衛將軍道斷不至季連聞東昏失德京師多故稍自驕矜本以文吏知名性忌而褊狹至是遂嚴愜酷狠土人始懷怨望其年九月季連因聚會發人丁五千人聲以講武遂遣中兵參軍宋買率之以襲中水穰人李託豫知之設備守險買與戰不利還州郡縣多叛亂矣是月新城人趙續伯殺五城令逐始平太守十月晉原人樂寶稱李難當殺其太守寶稱自號南秦州刺史難當益州刺史十二月季連遣參軍崔茂祖率衆二千討之齎三日糧值歲大寒羣賊



相聚伐樹塞路軍人水火無所得大敗而還死者十七  
八明年正月新城人帛養逐遂寧太守譙希淵三月巴  
西人雍道晞率羣賊萬餘逼巴西去郡數里道晞稱鎮  
西將軍號建義巴西太守魯休烈與涪令李膺嬰城自  
守季連遣中兵參軍李奉伯率衆五千救之奉伯至與  
郡兵破擒道晞斬之涪市奉伯因獨進巴西之東鄉討  
餘賊李膺止之曰卒情將驕乘勝履險非良策也不如  
小緩更思後計奉伯不納悉衆入山大敗而出遂奔還  
州六月江陽人程延期反殺太守何法藏魯休烈懼不  
自保奔投巴東相蕭慧訓十月巴西人趙續伯又反有

衆二萬出廣漢乘佛輿以五綵裹青石誑百姓云天與  
我玉印當王蜀愚人從之者甚衆季連進討之遣長史  
趙越常前驅兵敗季連復遣李奉伯由涪路討之奉伯  
別軍自潺亭與大軍會於城進攻其柵大破之時會稽  
人石文安守休隱居鄉里專行禮讓代季連爲尚書左  
丞出爲江夏內史又代季連入爲御史中丞與季連相  
善子仲淵字欽回聞義師起率鄉人以應高祖天監初  
拜郢州別駕從高祖平京邑明年春遣左右陳建孫送  
季連弟通直郎子淵及季連二子使蜀喻旨慰勞季連  
受命飭還裝高祖以西臺將鄧元起爲益州刺史元起



南郡人季連爲南郡之時素薄元起典籤朱道琛者嘗爲季連府都錄無賴小人有罪季連欲殺之逃叛以免至是說元起曰益州亂離已久公私府庫必多耗失劉益州臨歸空竭豈辦復能遠遣候遞道琛請先使檢校緣路奉迎不然萬里資糧未易可得元起許之道琛既至言語不恭又歷造府州人士見器物輒奪之有不獲者語曰會當屬人何須苦惜於是軍府大懼謂元起至必誅季連禍及黨與競言之於季連季連亦以爲然又惡昔之不禮元起也益憤懣司馬朱士畧說季連求爲巴西郡留三子爲質季連許之頃之季連遂召佐史矯

稱齊宣德皇后令聚兵復反收朱道琛殺之書報朱士畧兼召李膺膺士畧並不受使使歸元起收兵於巴西以待之季連誅士畧三子天監元年六月元起至巴西季連遣其將李奉伯等拒戰兵交互有得失久之奉伯乃敗退還成都季連驅畧居人閉城固守元起稍進圍之是冬季連城局參軍江希之等謀以城降不果季連誅之蜀中喪亂已二年矣城中食盡升米三千亦無所糴餓死者相枕其無親黨者又殺而食之季連食粥累月飢窘無計二年正月高祖遣主書趙景悅宣詔降季連季連肉袒請罪元起遷季連于城外俄而造焉待之



以禮季連謝曰早知如此豈有前日之事元起誅李奉伯并諸渠帥送季連還京師季連將發人莫之視惟龔愜送焉初元起在道懼事不集無以爲賞士之至者皆許以辟命於是受別駕治中檄者將二千人季連旣至詣闕謝高祖引見之季連自東掖門入數步一稽顙以至高祖前高祖笑謂曰卿欲慕劉備而曾不及公孫述豈無臥龍之臣乎季連復稽顙謝赦爲庶人四年正月因出建陽門爲蜀人藺道恭所殺季連在蜀殺道恭父道恭出亡至是而報復焉

陳伯之濟陰睢陵人也幼有膂力年十三四好著獺皮

冠帶刺刀候伺隣里稻熟輒偷刈之嘗爲田主所見呵之云楚子莫動伯之謂田主曰君稻幸多一檐何苦田主將執之伯之因杖刀而進將刺之曰楚子定何如田主皆反走伯之徐檐稻而歸及年長在鍾離數爲劫盜嘗授面覘人船船人斫之獲其左耳後隨鄉人車騎將軍王廣之廣之愛其勇每夜臥下榻征伐嘗自隨齊安陸王子敬爲南兖州頗持兵自衛明帝遣廣之討子敬廣之至歐陽遣伯之先驅因城開獨入斬子敬又頻有戰功以勲累遷爲冠軍將軍驃騎司馬封魚復縣伯邑五百戶義師起東昏假伯之節督前驅諸軍事豫州刺



史將軍如故尋轉江州據尋陽以拒義軍郢城平高祖得伯之幢主蘇隆之使說伯之卽以爲安東將軍江州刺史伯之雖受命猶懷兩端僞云大軍未須便下高祖謂諸將曰伯之此答其心未定及其猶豫宜逼之衆軍遂次尋陽伯之退保南湖然後歸附進號鎮南將軍與衆俱下伯之頓籬門尋進西明門建康城未平每降人出伯之輒喚與耳語高祖恐其復懷翻覆密語之曰聞城中甚忿卿舉江州降欲遣刺客中卿宜以爲慮伯之未之信會東昏將鄭伯倫降高祖使過伯之謂曰城中甚忿卿欲遣信誘卿以封賞須卿復降當生割卿手脚

卿若不降復欲遣刺客殺卿宜深爲備伯之懼自是無異志矣力戰有功城平進號征南將軍封豐城縣公邑二千戶遣還之鎮伯之不識書及還江州得文牒辭訟惟作大諾而已有事典籤傳口語與奪決於主者伯之與豫章人鄧繕永興人戴承忠竝有舊繕經藏伯之息英免禍伯之尤德之及在州用繕爲別駕承忠記室參軍河南褚縉京師之薄行者齊末爲揚州西曹遇亂居閭里而輕薄互能自致惟縉獨不達高祖卽位縉頻造尚書范雲雲不好縉堅距之縉益怒私語所知曰建武以後草澤底下悉化成貴人吾何罪而見棄今天下草



創饑饉不已喪亂未可知陳伯之擁彊兵在江州非代  
來臣有自疑意且熒惑守南斗詎非爲我出今者一行  
事若無成入魏何遽滅作河南郡於是遂投伯之書佐  
王思穆事之大見親狎及伯之鄉人朱龍符爲長流參  
軍竝乘伯之愚闇恣行姦險刑政通塞悉共專之伯之  
子虎牙時爲直閣將軍高祖手疏龍符罪親付虎牙虎  
牙封示伯之高祖又遣代江州別駕鄧繕伯之竝不受  
命答高祖曰龍符驍勇健兒鄧繕事有績効臺所遣別  
駕請以爲治中繕於是日夜說伯之云臺家府庫空竭  
復無器仗三倉無米東境饑流此萬代一時也機不可

失緝永忠等每贊成之伯之謂繕今段啓卿若復不得  
便與卿共下使反高祖敕部內一郡處繕伯之於是集  
府州佐史謂曰奉齊建安王教率江北義勇十萬已次  
六合見使以江州見力運糧速下我荷明帝厚恩誓死  
以報今便纂嚴備辦使緝詐爲蕭寶夤書以示僚佐於  
廳事前爲壇殺牲以盟伯之先飲長史已下次第歃血  
緝說伯之曰今舉大事宜引衆望程元冲不與人同心  
臨川內史王觀僧虔之孫人身不惡便可召爲長史以  
代元冲伯之從之仍以緝爲尋陽太守加討逆將軍永  
忠輔義將軍龍符爲豫州刺史率五百人守大雷大雷



戍主沈慧休鎮南參軍李延伯又遣鄉人孫隣李景受龍符節度隣爲徐州景爲郢州豫章太守鄭伯倫起郡兵距守程元冲旣失職於家合率數百人使伯之典籤呂孝通戴元則爲內應伯之每旦常作伎日晡輒臥左右伏身皆休息元冲因其解弛從北門入徑至廳事前伯之聞叫聲自率出盪元冲力不能敵走逃廬山初元冲起兵要尋陽張孝季季從之旣敗伯之追孝季不得得其母郎氏蠟灌殺之遣信還都報虎牙兄弟虎牙等走盱眙盱人徐安莊興紹張顯明邀擊之不能禁反見殺高祖遣王茂討伯之伯之聞茂來謂縉等曰王

觀旣不就命鄭伯倫又不肯從便應空手受困今先平豫章開通南路多發丁力益運資糧然後席卷北向以撲饑疲之衆不憂不濟也乃留鄉人唐蓋人守城遂相率趣豫章太守鄭伯倫堅守伯之攻之不能下王茂前軍旣至伯之表裏受敵乃敗走間道亡命出江北與子虎牙及褚縉俱入魏魏以伯之爲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淮南諸軍事平南將軍光祿大夫曲江縣侯天監四年詔太尉臨川王宏率衆軍北討宏命記室丘遲私與伯之書曰陳將軍足下無恙幸甚將軍勇冠三軍才爲世出棄鷓雀之小志慕鴻鵠以高翔昔因機變化遭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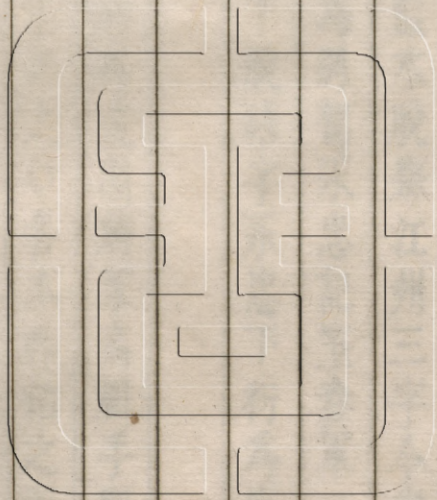


明主立功立事開國承家朱輪華轂擁旄萬里何其壯也如何一旦爲奔亡之虜開鳴鏑而股戰對穹廬以屈膝又何劣耶尋君去就之際非有他故直以不能內審諸己外受流言沉迷猖蹙以至於此聖朝赦罪論功棄瑕錄用收赤心於天下安反側於萬物將軍之所知非假僕一二談也朱鮪涉血於友于張繡傳刃於愛子漢主不以爲疑魏君待之若舊況將軍無昔人之罪而勲重於當代夫迷塗知反往哲是與不遠而復先典攸高主上屈法申恩吞舟是漏將軍松柏不翦親戚安居高臺未傾愛妾尚在悠悠爾心亦何可述今功臣名將鴈

行有序懷黃佩紫贊帷幄之謀乘軺建節奉疆場之任並刑馬作誓傳之子孫將軍獨覲顏惜命驅馳異域寧不哀哉夫以慕容超之強身送東市姚泓之盛面縛西都故知霜露所均不育異類姬漢舊邦無取雜種北虜僭盜中原多歷年所惡積禍盈理至燋爛況僞孽昏狡自相夷戮部落攜離酋豪猜貳方當繫頸蠻邸懸首藁街而將軍魚游於沸鼎之中鷺巢於飛幕之上不亦惑乎暮春三月江南草長雜花生樹羣鷺亂飛見故國之旗鼓感平生於疇日撫弦登陣豈不愴恨所以廉公之思趙將吳子之泣西河人之情也將軍獨無情哉想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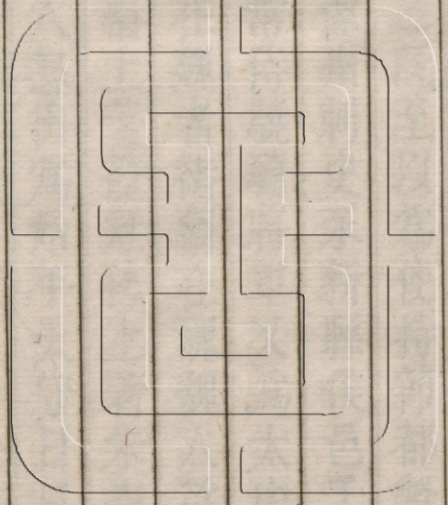


勵良圖自求多福伯之乃於壽陽擁衆八千歸虎牙爲  
魏人所殺伯之既至以爲使持節都督西豫州諸軍事  
平北將軍西豫州刺史永新縣侯邑千戶未之任復以  
爲通直散騎常侍驍騎將軍又爲太中大夫久之卒於  
家其子猶有在魏者褚縉在魏魏人欲擢用之魏元會  
縉戲爲詩曰帽上著龍冠袴上著朱衣不知是今是不  
知非昔非魏人怒出爲始平太守日日行獵墮馬死  
史臣曰劉季連之文吏小節而不能以自保全習亂然  
也陳伯之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羣盜又誣而奪之安能  
長久矣





梁書卷二十



梁書卷二十考證

陳伯之傳密語之曰聞城中甚忿卿舉江州降欲遣刺

客中卿○監本脫舉江州三字今從閣本增入

及在州用繕為別駕永忠記室參軍○監本脫及在州

三字用字下脫繕字永忠下衍為字今俱從閣本改

正

伯之子虎牙時為直閣將軍高祖手疏龍符罪親付虎

牙虎牙封示伯之○各本作伯之子虎牙封示伯之

脫去十九字



知去十六字

平氣天桂示前之。各本并前之平氣天桂示前之

前之平氣天桂示前之直開將軍高顯手頭請答異錄於

五

三字取字平氣天桂示前之平氣天桂示前之

又并開將軍高顯手頭請答異錄於

各中喚。證本知舉丘惟三字今發開本似入

刺前之舉客語之曰開敵中甚余喚舉丘惟刺為堂

梁書卷二十考證

